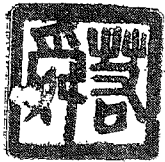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

凌雲佛學研究
社五週紀念刊

棲霞若舜題





敘

佛陀于一心中演二種法。一曰性。二曰相。心之性。無名無相。離諸分別。畢竟平等。不可思議。佛陀就此心之性上。以種種方便言辭而詮顯之。夫然後心之性昭如日星。而人亦知性體之若是矣。厥後祖師依佛此等言說。從而集成之。條別之。又從而輔翼之。演繹之。于是乎名其宗曰性。心之相。則有聖凡迷悟之別。明闇染淨之殊。佛陀復就此心之相上。亦以種種方便言詞而判釋之。夫然後心之相朗如列眉。而人亦知心相之若是矣。厥後祖師依佛此等言教。從而編纂焉。彙集焉。又從而述作焉。詮釋焉。亦于是乎名其宗曰相。觀此二宗。原本從我佛一心中流出。而後之人分之爲二。二非定二。二卽一心。學佛之教者。依一心而究二法。會二法而歸一心。不知心之爲法也。法之爲心也。二而一。一而二。若是乎庶得其本末體用矣。若或摘其詞而昧其義。得其末而遺其本。紛綸于性相之表。而盲乎一心之源者。殆所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已。鎮盦法師。予之畏友也。秉性率直。肝膽照人。憶二十年前。同學于秦郵。其時才各能驅烏耳。令師仁公。嘗令師復小座。師于數百衆中。登座啟講。不獨臨衆無懼。且將文義徐徐消釋。仁公每斥其學長曰。大學長不如小沙彌。可知仁公之重師矣。既而師遜于禪。束經論于閣者有年。後復研法相于金陵武昌。癸酉來粵。余時憇于西子湖濱。師

嘗函召余南來。茲以國難。避居香島。相見慰問畢。祛其篋。出其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刊稿示余。且曰。子來頗佳。愚故知子之健于文者。盡爲我一揮焉。余畧一披覽。蓋卽貴社教學員之作耳。既驚其詞義之明達。復恠其所教未盡其所學。因疾問曰。師嫻于性相二宗。今觀諸作。何詳于性而畧于相也。師曰。夫女衆學佛之所重者。在于修持之本原。而修持之本原。首在性理之明達。倘不令其先明于全性起修。全修在性。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圓融無礙之性理。而深入于性相融通。理事一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妙義。則必不能解脫于事相之結縛。卽能修持。既難免偏於修福之一途。更難免着相致魔之險境。否則墮在說食數寶。入海算沙。咬文嚼字。拘名滯相之法障中。果能于根本性理上有真正之明了。則三界萬法。胥不外乎唯心所現。唯識所變矣。既能如是明達了解。而修持猶不免于前患。是必修持方法之未諳。或原宿業之所感。則斷非誤學之過也。此愚所以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耳。且遊雲固無常停之迹。飛錫詎有久懸之望乎。設若法緣有在。愚固將從事于法相焉。余聞師所云。方知師設教于凌雲之微意。蓋理事有必然者。顧余因之有感矣。夫衆生拘名著相。是其天性。無量劫來。爲生死本。今欲破其名相之執。必先化其能執之習性。倘能化其障礙性。而爲圓融無礙性。則對于形形色色之名相。有不期然而化者。此佛陀說性所以多于說相也。

若夫大根之士。固無偏于性相。且無不融于性相。尙何有於執哉。殆前所謂依一心而究二法。會二法而歸一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雖然。初心學佛者。未可驟語于斯也。其階級之不紊。誠有如師所云云者。今而後益知說法之不易。而說法于女衆尤不易。且益信吾師有不隨人云亦云之卓見焉。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義農叙于香島之精舍



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刊目次

敘

刊詞

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贅言

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誌慨

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感言

自述入學一週之意見

自述受業凌雲之感想

自述受業凌雲之感想

自述受業凌雲之感想

自述求學及今後之志願

論說

佛教正信論

佛教空有論

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刊

五

義農

鎮盒

智修

偉修

慧空

偉修

證文

佛超

天真

正見

中道

佛學意在令人轉迷爲悟返妄歸真論

論佛學與我執

衆生既具佛性何以尙不成佛論

佛陀與衆生同異論

遠離顛倒夢想論

論業力與心力

論業力

論業力

智覺說

對於聞佛法者之小貢獻

釋尊說法度生恒用折伏攝受二法說

文字般若爲學佛之工具

說用心

因果談

智 德 偉 修 性 德 修 蘊 空 唯 心 天 真 佛 超 法 源 聞 慧 羽 生 證 文 證 文 畏 因

聖凡辯

學佛須解行兼運說

說作文

佛徒應負之責任

說我學佛之程叙

入學得益之自述

說我之所以學佛

學佛以明淨其心爲要

傳記

妙參老和尚傳

凌雲寺重興記

凌雲寺史考

觀音山記

藏經樓記

佛超

佛超

偉修

傳燈

昌慧

德壽

意眞

靜波

鎮庵

鎮庵

楞伽山人

聞性

覺法

學戒堂記

鐘樓記

功德堂記

涅槃堂記

幻廬記

客樓記

講詞

紀念釋迦世尊成道日講詞

紀念阿彌陀佛誕日講詞

雜俎

凌雲寺啓建常年念佛禮懺道場緣起

凌雲佛學研究社簡章

凌雲佛學研究社規章

戒修

圓音

檀修

寂然

幻生

征雁

偉修記

證文記

喜修

刊詞

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贅言

鎮 鑫

世界無量。而世界之等級亦無量。有樂勝于苦者。有苦多于樂者。亦有純苦純樂者。若娑婆者。一苦多而樂少之世界也。曠觀人類有史以來。無時不在鬥爭殺伐中。斯人類無時不在苦世界中。西人嘗稱中國一部二十四史。爲一部膿血史。實則東西兩半球。何嘗不是灑徧膿血之地球。載籍之所記。又何非染有滿紙之腥血乎。是知娑婆國土。固爲人類天然業果之世界。無足深諱也。吾人徧稽世界之史乘。既罕有百年不戰爭流血之地。而香港一島。實爲百年來僅見之樂土。斯固由于所托者勝。然未始非人民之福業所同感焉。余遊學于域內者十餘稔。民二十二年來香島。見其山川之壯麗。人物之秀茂。而精舍伽藍。點綴羅布于奇山秀水間者。肆目之所觸。比比然也。余因有倦遊棲息之意。香島九龍。爲提倡佛學者之聚處。余每遊息于其間。他若青山大嶼芙蓉沙田諸名勝之蘭若。亦時涉足焉。而于觀音山則未嘗一覽其勝。適是年秋。其山之凌雲寺主人。聞余友道余名。因介友向余轉致其創辦

佛學社之意。余聞而興焉。以余十餘年之倦遊。嘗欲得一駐錫地以自憩。忽聆此佳訊。私衷不勝其躍然。況提倡佛學。興育人材。實迺僧伽之天職。尤契余生平遊學之志願。故輒不自量而就館焉。溯自初創迄今。五易寒暑。歲月不居。人事難留。撫今追昔。恍然一瞬間耳。惟是凌雲主人。爲法爲人。心力兼至。洵難能而可敬。而衆學員。耐苦耐學。尤屬可佳。顧反令余負愧矣。茲屆五週嘉辰。公議刊印雜誌。以資紀念。余故畧述其端末。而有慨于勝地勝緣之弗易兼得爾。

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誌言

智修
喜修

人生難得。佛法難聞。此古德之誠言也。今吾等既得爲人。復聞佛法。可不依教奉行。弘法利生乎。此愚之所以從初發心。直至于今。三十年間。未嘗一息忘懷于佛法也。顧以賦性既愚。參學尤少。對于爲己爲人之事業。學佛學法之功行。雖勉力從事進行。而終以資鈍力微。星霜累更。而百無一成。可浩嘆已。今凌雲所創之佛學研究社。適逢五週紀念。將有社刊之發。主講法師。乃欲愚一言。愚不得已而爲之言曰。愚自宣統二年見師傅妙老和尚于上海之妙蓮庵。乃同往九華山修理地藏大士之肉身塔。民元回粵。遂與觀師兄隨師傅來茲凌雲。見寺虛無人。屋破牆穿。寥寥數楹。不蔽風雨。因畧事修葺。聊以棲身。已而佛子創釀貲之舉。

檀越興布施之德。乃於民國六年闢禪堂。立精舍。其年喜師適來茲山。因與之協力同心。勉盡棉薄。諸端籌畫。艱苦備嘗。至于鑿山填壑。開荒闢蕪。人無停息。工無虛日。八年而地藏殿鐘樓成。十三年而大雄寶殿。韋馱殿。齋堂。客廳。廚寮。群房等均告厥成。二十三年。功德堂。涅槃堂。普同塔。化身亭。工亦告竣。愚自初來凌雲。直至于今。二十餘年。莊嚴法相。煥然一新。規制既具。佛子安安。儼成佛法之道場矣。惟愚與喜。相與言曰。仰承佛力加慈。檀越興施。蘭若既成。盍思有爲乎。喜曰。愚等于佛法不明。由于未聞。今欲常住興隆。佛子有學。必請大德知識。開講教授。庶人人得明佛法。習知清規。愚曰。是誠然矣。乃于二十二年冬。請法師。剏學社。佛子濟濟。講筵日啓。歲月不居。倏焉五載。至于社內措施。學衆調理。師弟偉修。實耐其職。而法師爲法興慈。誨人不倦。學衆勤勉可佳。甘飴淡泊。愚惟老邁。失茲法利。身居寶所。空無所得。良可悲矣。所望諸學人。無廢前修。無棄來日。誓願生生。上弘下化。庶不負常住與法師之教育已。

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感言

偉修

按吾國佛教僧伽之制度。隋唐前。僧衆多依律寺以居。自百丈禪師。剏叢林。立清規。名其居

曰禪寺。其后效之者。學教者則曰講寺。習淨者則曰淨寺。歷千餘年至清季猶然。僧衆群以其居爲學佛法之所。別無有獨立專研佛學之設備。逮至民國。國體既更。民思煥發。而僧伽學者亦因之改革。民國元年。八指頭陀寄禪大師。遂有中華佛教總會之設。公舉大師爲會長。是爲震旦佛教二千年來未有之創舉。前此當光緒丁未。楊仁山居士。創祇桓精舍于南京。宣統三年。太虛法師住持廣州白雲山雙溪寺。遂辦佛學精舍於羊城獅子林。是爲吾粵之有研究佛學社始。民七。虛師復有上海覺社之設。八年。諦閑法師創弘法社于寧波觀宗寺。歐陽竟無居士。創支那內學院于南京。民十一。虛師復立佛學院于武昌。同年。仁山法師創四宏學院于高郵放生寺。民十二。常惺法師辦閩南佛學院于廈門。北平韓清淨居士。有三時學會之設。此皆創辦之時久而成績卓著者。他如維揚之華嚴大學。常州之法界學院。泰州之覺海學院。及鎮江之竹林超岸諸名刹。皆創有著名之佛學研究所焉。卅年來。海內僧伽居士。直接間接。創辦研究佛學社者。何慮百數。而吾粵除虛師創佛學精舍于羊城外。竟無有統系優久之研究佛學之組織。尤以吾女衆更無一佛學研究所。可爲吾粵浩嘆已。然非唯吾粵無。卽考之各省亦尠。唯武昌佛學院。曾有女衆之附設。餘則罕聞焉。獨吾香海以叢爾之島。而佛教徒之精進修學與夫士女之信行者。較之江浙素號佛教特盛之區。雖

不能過然亦無不及者。第倡之者雖多。而端從事于研究者則尠。比數年來。剏端研佛學院者。已有數處。按年考之。啟吾港佛學院之權輿者。則青山寶覺佛學院實爲之首。乃何張蓮覺居士請靄亭法師主講者。二十二年冬。凌雲住持智修喜修二老人。請鎮法師莅寺組織凌雲佛學研究社。隨於次年春開學授課。同年。葦庵法師所辦之菩提場。亦于是春告成。而蓮覺居士于廿三年築新趾於山光道。遷並寶覺學院於其所。即今之東蓮覺院也。去歲聞大嶼山筏可法師。亦有佛學研究社之設。前年紫竹林曾一度招生授課。但未幾即行止散。今所存者。止此四處耳。其有現居士身而護揚法化者。則有香港佛學會及蓮社等。尤具有優久之歷史與成績。詢乎香島之民之盛福矣。不然。何倡之者多而信之者衆歟。吾以是知地雖不廣。人雖不衆。而信佛之言。行佛之事者。確乎無有不及他處焉。第他人剏辦之難易。不得而知矣。惟是我凌雲創茲學社。實有言之非易。行之維艱之概。何者。凌雲自妙老人興闢以來。百廢雖舉。而本寺常年經費。資不及半。酬赴既無。外緣尤絕。年用不敷。尙何餘力興佛學育人材乎。是不得不讚歎智喜二老人之苦心也。二老人以已衣鉢之資。勉力剏茲學社。初期三年。繼以法師教育之良善。與諸學者之勤懇。遂慨然續辦三年。足見二老人之心。眞而行實矣。迄今脩焉五載。而法師與二老人相待以禮。相言以道。歡然無間。數年猶如一。

日。即法師對衆學人督責雖嚴。而衆學人自恨遲鈍而已。亦不知有他也。今逢五週紀念。將有社刊之出。愚故臚舉我國古代佛教制度之變遷。暨近代僧伽教育之發達。而嘆我粵僧伽之墮落。竊猶幸我香島佛教之獨盛。而尤感于本社創設之非易。與懷我正副社長暨法師之盛德也。望我同學憤自策勵。以期無負自負人焉耳。

自述入學一週之意見

慧空

余生於娑婆萬有之世界。而投身於一塵不染之空王。因潛心探索空王一代所宣之法寶。已默識我佛設教娑婆之意義。然余於此十數年間。不獨日習空王之教法。且窺盡人世之假面。一一均爲我大覺世尊所道破。故余雖心領於佛法世法之域。而嘗遊神于真空群有之表。竊嘆人世迷醉於萬有之場。而不能一醒其癡愚。從而打破其實實虛虛之迷夢。佛法雖有聲震大千之巨響。無如其弗聞弗覺何。吁亦可慨已。余自幼入桑門。輒有志于道。見百里之內。無可問道者。乃曠懷遠矚。而遊訪于域內之名山大剎。於山則落伽天台九華匡廬峨嵋諸名勝。於寺則江左之金山高旻寶華焦岩天寧。浙右之觀宗接待天童阿育王之大剎。所參見宗教律淨各大善知識者十餘員。客歲倦遊返粵。聞觀音山凌雲寺創有佛學社。

即欲往一觀其組織。至則見主講法師之道貌。固知爲有志于德學者。然猶未覩其竟也。于是取錫而懸之。日隨衆起倒者忽忽一週于茲。自不知其足之留而時之促也。今日聞學社有五週紀念刊之創。將諸同學平素構作之佳美者刊之。惟余日常既懶于饒舌。尤艱臨于管城。則所謂佳作者又何從得來。第學例難違。因自述入學一週之意見以塞責。余憶雲遊時所參遇之知識。自其迹觀之。則人各其相。相各其性。性各其蘊藏也。自其本而觀之。固不識其爲權爲實。尤不敢肆意妄爲評論其輕軒也。設就其講論與儀表而觀之。則有如我佛所謂種種性相根欲者焉。凡余所參之知識。其德學之優劣。固各有差。吾粵無論已。即諸方之知識。其儀表非不威嚴可敬可則也。其講論非不隨智隨情。四辯無礙也。顧其態度間。非矯嚴過甚。即疎徐過懈。其講論非俗談多於真理。即理論過於事實。此其美中不足。則爲大都之通弊。至若本社法師。雖未能避免此弊。第不若人之甚也。其儀表既坦蕩真率。無模稜怠忽之態。其講論除釋文義外。概不涉及其他。即日常言談。亦無攻人伐己之見。非若肆意攻伐。甚有據座謾罵者之可擬也。余平時常持此意以語同學輩。有規余者謂余曰。子既讚法師之美德。而子好評論若此。得毋與法師相背乎。余曰。此不得不辯也。余所論者。自其迹耳。其本則吾均不敢妄論。且吾所云云者。就吾之實見見之多且熟。則吾之腦海固不能忘。

向者深印之影像。今見主講法師言論矩度之若此。似與余向者深印於腦海者異其所存之觀念。若令余有不能已于言者。故藉茲發余之偏衷。非故好爲評論耳。幸讀者諒之。雖然。倘有廣見博聞者。方知豐干非饒舌者比也。至于法師講解之深妙。辯析之精微。與夫凌雲常住辦學之苦心。同學勤勉之可敬。則知之者類能言之。此固毋庸余舌之饒饒也。

自述受業凌雲之感想

偉修

夫衆生于六趣生死中。以四大爲身。飲食爲命。而不知自性本具有法身慧命。以不知故妄執現前之身命爲真實。殊不能知幻質假四大而成。性命合五蘊而有。均賴飲食以滋養而暫住。一旦四大分散。此身滅矣。飲食間斷。此命絕矣。是以我佛愍念群迷。示生濁世。說上乘法。而曰。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又曰。一切衆生。具諸功德法身。自性清淨慧命。夫法身者。從無量功德生。慧命者。從諸般羅密生。此之法身慧命。不滅不壞。亘古亘今。常恒不變。無生死輪迴也。無諸苦逼迫也。但受無上菩提覺法樂。無餘涅槃寂淨樂。此我佛所以出世說法。普令衆生。卽此色身而修法身。就此假命而修慧命也。然而法身無形。慧命無相。無形無相。將何以從事修持乎。是不得不就我佛之教法。而從事于聞

思修證焉。然而佛法精深廣博。世之聰明者。猶不能領解。況于愚頑乎。是又不得不從師就學焉。是故末法之世。諸佛聖人。示來人間。宏傳正法。四依大士。現三寶相。普度有情。職是故也。今吾人身居有漏。妄識紛然。智慧既無。教法焉識。雖列三寶之倫。猶是癡愚之輩。幸得宿有微因。今獲遇此良緣。濫入學社。因循數載。雖法身圓滿菩提。歸無所得。而自性大光明藏。微啓其輝矣。觀夫三藏十二分教。判頓漸偏圓權實大小之別。十聖三賢之位。列信住行向地等妙覺之階。因衆生之機性不一。故如來之教法亦異。依修持之淺深。判證位之高下。或頓修而頓證。或漸行而漸成。或開大而證小。或聆小而獲大。或因權而悟實。或卽實而兼權。或習偏而大開圓解。或聞圓而仍墮偏乘。或一法而見無量法。或多身而卽一法身。或聞半字而具足滿字。或別五時而見通五時。或顯聞而密印。或密修而顯證。乃至或行布。或圓融。或事理性相而無礙。或信解行證而一貫。法法圓妙。如來本無一定之法。機機相應。衆生原有萬別之機。凡此無上之妙理。了義之玄譚。莫不從聞思而修持。由信解而奉行焉。是以木有本而水有源。事有始而物有初。吾人所以得解如是之法益者。何莫非智喜二老人之慈德。與主講法師之法恩所加被也。倘無二老人之發起。更無法師之協成。則學社何由而成。平學社無成。則吾儕將何從而受學乎。則又從何而知千生難遇萬劫難逢之佛法乎。不

知則又胡能修。不修則又胡能轉有漏身而爲無漏之法身。借假有之性命而成般若之慧命乎。夫飲水者思其源。求木者尋其本。吾儕可弗思法師與二老人之慈德法恩乎。縱法師與二老人無我無人無衆生。佛知佛見佛心腸。度衆生而無衆生相。說教法而無教法相。三輪皆空。當體實相。而吾儕究有不能忘其本者。故輟拾數詞。而誌夫慈德法恩于不泯焉已耳。

自述受業凌雲之感想

證文

嘗云富貴階前露。功名瓦上霜。人生在世間。無論若何榮幸。不過現若曇花。倏忽便無。何能保持長久。世人每不能以此爲悟。執迷名利。豈知生死輪迴。樂極生悲。一定之理耶。愚對於佛學常識。由來毫無學問。唯率性甯淡。殆若天成。幼年則感覺人生在世無幾。光陰則日月如流。從生至死無非苦惱。因斯發心學道。及至祝髮染衣。依然業識隨流。光陰虛度。雖時習內典。則如盲摸象。間能粗知因果報應。藉以警懼于心。或二六時中隨事相而禮誦。亦屬勉力行持。恒與妄想抗戰。精神上未免痛苦也。繼而思之。夫人之受苦者。未始無因。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吾人所以不知其苦之原者。良由昧于佛學之真理。未了妄想之根源耳。果欲深達佛理。了妄明真。離苦得樂。非就學從事師。精研妙典。決不爲功。愚由是興求學之志。遂

于民國二十二年春。往江浙諸名山。訪道尋師。奈業重障深。卒尠因緣。至是年秋。因事返港。聞智喜二老人興悲度世。行菩薩道。匡扶正法。挽救頹風。創辦學社。培育人材。于次年春。就凌雲附設佛學研究社。敦請鎮盦法師蒞港。爲本社主講。師江蘇人也。當代山老法師之高足。法師宏法願深。不遠千里。飛錫南來。育度群迷。慈悲利生。由是學社得以成立。愚乃得而進學焉。溯自初剏至今。寒暑頻經。人事易往。歲月難留。撫今追昔。能無感慨系之。愚未入學前。于諸經義。盲無所知。自進學後。蒙師諄諄訓誨。親領法音。洗滌心垢。數年以來。經書時習。雖素性愚頑。未得奧旨。然其大意亦畧能知。前者不明乎人生痛苦之原。今始明之。由于有身。深知身爲諸苦之本。衆患之源。究此身從何有。由業而生。業從何生。因無明煩惱而有。以有煩惱。無明惑故。作種種業。由業繫縛。不得解脫。故于三界六道中。因業受身。身還造業。惑業苦三。循環靡間耳。是以有身必苦。有形必累。欲得無身。須得無心。無心者。無妄心也。苟一念無生。衆苦俱息。舉凡目覩耳聞。內而身心。外而器界。一切事物。莫不皆如水月空花。夢幻泡影。緣生諸法。悉皆不實。由是以觀。雖破服粗衣而樂之。清茶淡飯而甘之。破屋而安之。毀譽而聽之。無所容乎于其心也。今所以得精神上畧免痛苦。于佛學得有微益者。均賴智喜二老人之加賜。與法師教導之厚德也。維是法師大悲爲懷。向以正心利人爲己任。凡所說

法必罄所知。解經如盤走珠。釋理如醍醐灌頂。每佈圓音。長幼欣悅。喚醒吾人之夢迷。而增理智之愉快。法師不但佛理世理。圓融無礙。自修化人行解並運。而賦性閒靜。謝絕攀緣。每日除授經講學外。則閱藏經。禮念誦持。精進無間。棲身陋室。數年有如一。而凌雲常住。薄供數載。諸多疎忽。惟師海涵。慈光常照。俾本寺學社。得以蒸蒸日上。是尤愚等無盡之冀望也。第念愚等久沐慈恩。常沾法潤。能無飲水思源。知恩報德。禽鳥尚知啣環。豈人而不如鳥乎。適因社刊告成。故謹撮數言。用誌法師社長之盛德。而抒不慧入學受業之微感爾。

自述受業凌雲之感想

佛 超

竊以道在人弘。材由匠造。玉琢而器成。鏡拂則光顯。學而后智生。不學則無智。此必然之理也。況乎佛學廣博。詞義精微。苟不學無智。則何能研究教理耶。教理不明。又何能啓悟眞常耶。以是之故。愚乃發心求學佛法。維是因緣既缺。業障滋多。空懷景慕之忱。以致有願莫遂。而況愚性既頑。向未攻乎文學。經典詞章。既未能明。佛法立言。尤屬尠聞。但覺人世之無常。痛夫四大之幻質。有一大不調。則諸苦咸集。從生至死。無非煩惱。起惑造業。罔能解脫。由是求離苦得樂之方。自瘳瘳人之藥。奈何儒學之詞章既陋。佛教之法眼尤盲。倘無指導之師。曷得其門而入。以是之故。尋訪明師。親近高德。而求所謂無上菩提覺法樂。無餘涅槃寂滅。

樂焉。幸值凌雲寺住持智喜二老人。大悲度世。乘願再來。行菩薩道。啟無上之悲心。提倡教育。度愚蒙之學子。樹法幢于香海。創學社于凌雲。由是延聘法師鎮公。主講凌雲法席。幸得法師不遠千里。擲錫南來。愚時靜居羊城。遙聞法侶之傳。于是負笈來山。得列受業之末。蒙法師諄諄訓誘。說法猶如甘露。利鈍均沾澤潤。講學宛似春風。草木各得生長。自恨素性闇鈍。大意多所未明。妙諦曷能解了。但知人世無常。諸有如幻。依正二報。一切如夢。惟有妙明真心。常恒不變。亘古亘今。無生無滅。凡屬含靈。各各具足。由有妄想執着。故弗能顯現耳。至于法師每逢開示。無非令吾儕知邪取正。返妄歸真。依教奉行。自度度人也。今愚等所以得有區區之益者。皆由智喜二老人與法師提攜之盛德也。愚等理應知恩念德。故敬述數言。以誌不忘厚德于萬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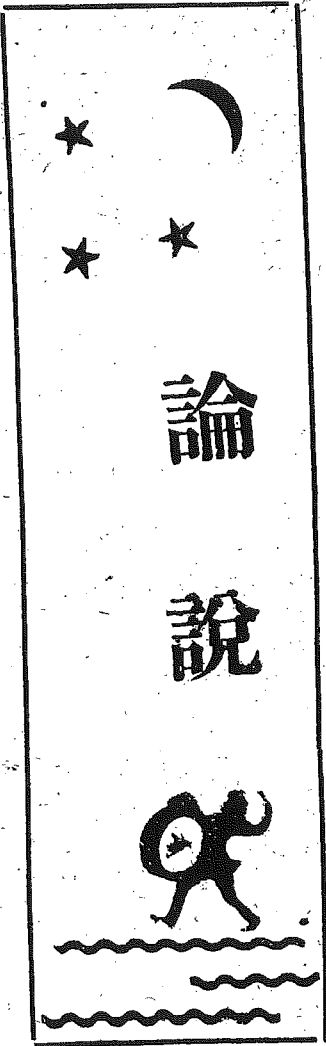
自述求學及今後之志願

天真

吾人自從無始以來。結四大而成體。執肉團而爲心。因此幻質妄識。橫作諸惡。枉受衆苦。萬劫千生。無由解脫。推其原本。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耳。果吾人欲悟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必須識破妄想。解脫幻質。妄想破而真心現。幻質脫而性體成。此一定之道理。不二之法門也。但是妄想多端。我相堅固。若無方便之法。曷克得如

所願乎。由斯之故。吾人必從佛陀所說之無上妙法。發心懇求習學也。良以佛法乃治衆生身心諸病之妙藥也。離苦得樂。明心見性。脫生死而取涅槃之正道也。蓋由衆生我執堅固。保持幻質。因保幻質。而莫知本有之性淨明體矣。因用妄想。認之爲眞。而莫知本有之眞心矣。是故佛陀特謂之曰。此之妄心。生滅不常。離諸前塵。了無所有。應當止其妄想。降伏其心。心想既能止伏。則常住眞心。自然顯露矣。又謂之曰。此之幻質。虛假無實。水月鏡花。海樓蜃市。愚者不知。執以爲我。智者了知。五陰幻質。應當假彼幻身。修我法體。因三業而禮誦。藉口舌而說法。一旦因緣時至。悟無生忍。則性淨明體。全體現證矣。如此求學。如此信解。如此聞思。如此修持。則有志必成。有願必遂矣。然而人非生知。知由師得。事不自成。待人而成。此吾等幸植往世之良因。而感今生之善緣也。夫善緣者。卽我凌雲住持智喜二老人所創之學社。與主講法師之助成是也。我親教恩師。以弘法利人之懷。剏茲學社。苦心盡力。維持五載。其慈仁之德。庸可盡述乎。而法師尤大悲普度。法恩洪深。又豈點墨能罄言乎。此事所以必待二老人剏辦而後成。學識所以必待法師教導而後得也。故余之志願未入學前。抱有求學之志願。旣入學後。持以行解並運之志願。及今五週旣屆。社刊告成。述此微言。一以紀吾求學之所得。解行並進而不懈。一以紀法師與老人之慈恩。銘心勒腑而不忘。此二者尤爲

吾今後惟一之志願。復望諸同學。宏佛法而度衆生。盡己職而報師德。更爲無盡之志願也。
願與諸同學共勉旃。



論說

佛教正信論

正見

舉世之萬事萬理。莫不由信而構通者。良以信則行。行則而事成。信則思。思則而理達也。則信之關係于人。豈不大哉。然信有多端。事不知理不明。率爾而從者。盲信也。朝而此。暮而彼。更相遷者。亂信也。惑其僞而未知真者。信之邪也。慕其勢而全其身者。信之鄙也。若是者。皆迷信也。夫正信者。考事之真僞。析理之偏正。披剝乎精奧。探討乎幽微。明辯于毫芒之末。究窮于僞似之間。果可從者。貫吾力而行之。雖衆人阻之。吾弗轉也。果不可從者。頃吾心而絕焉。雖百詞導之。吾弗由也。異議不足動其心。艱苦靡能易其志。如是信者。乃正信也。或曰。今之言教學者多矣。而未知何正何邪。孰真孰僞。願吾子爲我決焉。應之曰。識淺不足論事。學

微奚能明理。事理之不知。尙何足云乎教哉。然辱子之問。畧說其要也。子不曰今之言教者多而莫知何從乎。予佛者也。請言佛之說。他則非所知矣。雖然。說教者當必明其事而究其理。庶義足而辭備也。今夫茫茫宇宙。胡爲而緣起耶。森然萬象。云何而建立耶。人類之生存也。物質之變謝也。又胡爲而緣起而建立耶。是皆吾人所必究之問題。而又爲人所莫解者。我國恒言盛衰乃常理。物變亦固然。是說也。究莫知其所謂常理者何理也。固然者。胡爲而然也。辭浮義泛。詎足以立論範世耶。若夫佛之說。則事理顯然矣。佛之言曰。生則有滅。色必歸空。生生滅滅。色色空空。羣生萬有。終極必同。蓋生緣何生。緣合而生。滅緣何滅。緣散而滅。緣合而生。則人所謂生者。幻生也。緣散而滅。則物所云有者。假有也。幻生豈能久視。假有何可長存。是則世界不足瞬。人生不足戀。物欲不足嗜。幻境不足諍。惟其然也。則人欲息。人欲息而戰爭休。戰爭休而世界平。世界平而人復其真矣。一真既復。萬境何存。是猶言其事跡而未語夫大覺之理體焉。蓋性天獨朗。覺海澄清。瞻之非形。覓之無踪。圓融廣大。顯密縱橫。非生非佛。無始無終。良以一念不覺之風。遂興六道滔天之浪。前趨後湧。汨愛河而莫返。趁聲執相。脫苦海以無期。以致世風遞變。機詐日新。人欲橫流于世界。災難相逐于閻浮。此我佛所以起無緣慈。興同體悲。降王宮而顯迹。棲雪嶺而修因。三乘十二分教之宣說。人天八

部衆之歸依。云人世之虛幻。顯本性之圓真。普令羣生。遵佛教。討經論。習禪觀。修淨業。泯妄識於一念契真性于當人。植勝因于此土。獲妙果於他方。脫三界之火宅。了幻化之四生。既能自脫。更復度人。同歸大覺之性。同證寂滅之道。大覺則何法不了。寂滅則何妄不眞。何法不了。則染淨一念而不隔。何妄非眞。則聖凡一體而無分。惟其如是。則體備而用全矣。或曰。旣云覺性平等。離諸名相。何爲去取。乖彼天真。曰理無一別。事有萬殊。倘未了脫。迷悟星淵。迷之則生滅宛然。而事違理矣。悟之則性覺圓明。而理融事矣。生滅宛然者。衆生所以汨沒。而諸佛所以設教也。性覺圓明者。諸佛所以解脫。而衆生所以依歸也。吾儕但能絕事欲。棄妄塵。一念回光。便卽本眞。尙何理事之不融。聖凡之不洽。而人生萬有問題之不解者哉。夫是之謂正信。而非僞似者所得擬議也。或曰向者迷于偏邪。岐于異學。轉入轉迷。莫返莫悟。今聞吾師之論。若春雷之震幽蟄。甘淋之潤枯根。却迷雲於既往。樹正信于今時。遵正教以畢世。戴盛德于無疆。曰人非生知。孰能無惑。惑而能解。善莫勝焉。如吾子之善擇學而勇改求之古蓋寡。況於今者哉。

佛教空有論

中道

世之言教者有二。曰空也。有也。皆偏執之說。而非盡性之義焉。有能兼其說而盡其性者。其

唯佛教乎。何則。蓋世之所謂有者。天地日月也。山川草木也。田園舍宅也。動植萬物也。而生存作息於其間者人也。一言蔽諸曰。舉全世一萬有之場耳。反之者則曰。天地有時而壞滅。日月有時而墜落。大地有陸沉之憂。滄桑有變更之虞。草木俄焉而枯落。舍宅忽爾爲坵墟。舉數十百年來之歌樓舞館。名園勝跡。而今安在哉。是不獨物爾。而人莫不皆然。自生民以來衆矣。今何存乎。夫古今遞變。人物興亡。豈非世之所云空耶。夫是之謂空有者。空其所空。而未知何以空。有其所有。而未知所以有。究其實際。則皆膚泛其辭耳。若夫佛之空有。則異於是矣。欲詳其義。有二說焉。一曰破執。二曰達性。破執者。原人未知身世之幻假。執有計常。妄造諸業。枉受輪迴。升沉頃刻。此沒他生。備受衆苦。而莫知脫。故我佛大慈設教。從而救之。曰。世之森羅滿目者。幻現也。人之生存運爲者。業報也。凡是生生者。皆復歸於空而已矣。智者聞而修之。將以返于性而復其真也。於是乎空人我。泯萬象。一念不生。牢守空城。觀三界如獄宅。視生死如寇讐。樂其淨而爲足也。佛既愍焉。又從而正之曰。是斷滅也。頑空也。小道小樂耳。未足以盡大道大樂者也。盍捨是求諸智者聞而習焉。將以希其至而窮其極也。於是乎上求佛道。下化衆生。行六度。具萬行。福慧雙嚴。自他均利。以求至於佛果焉。由此觀之。果貪欲絕。死生離。人我盡。妄想滅。而有何存乎。頑空廢教化興。佛道成。淨國就。而空奚居乎。

是則云空所以去妄。言有所以遣執。妄去執遣。與空有乎何有哉。斯猶補偏救弊之說。而非所以語達性也。若夫達性之言。則有非孤有。有爲空家之有。空非定空。空亦有內之空。非有而空不立。微空而有莫彰。有爲凡而空爲聖。聖凡見泯。空爲能而有爲所。能所雙亡。靡以空而廢有。則坐微塵內。顯廣大圓滿之身。於一毫端。演無上寶王之刹。大作空中佛事。建立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莊嚴性空世界。廣度如化含識。同證寂滅菩提。非因有而礙空。則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三千之性相平等。八萬之煩惱齊眞。舉衆生而卽諸佛。生佛不異。全性迷而修德悟。迷悟同歸。至若非有非空。亦有亦空。非有非不有。非空非不空。四句靡能形其似。百非無以象其眞。心欲思而慮亡。口將言而辭喪。凡愚旣不可量。聖智亦莫能窮焉。夫如是。則性道全。性道全。則體用備。體用備。則動靜弗違其體。語默何虧乎眞。活潑潑明歷歷。蓋無所措而不當焉。則向之空有云者。乃言其性之偏。非能語其全。其體之不全。則所云者不至矣。其言之不至。尙何足論乎性者哉。斯尙不足論。況其下者乎。幻化子。慨眞義之闇晦。慙惑者之盲從。綴微言於法海。作空有而云論。

佛學意在令人轉迷成悟返妄歸眞說

智德

佛學博大精深。事無不盡。理無不統。爲世出世間之大權。乃羣生解脫之正軌。准其要義。無

非令人轉迷成悟返妄歸真而已。圓覺經云。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蓋謂吾人本具覺性。與佛同儔。因一念不覺之迷。而生種種顛倒。結四大以成體。取肉團而爲心。身心既現。萬境叢生。心主於內。身使於外。境爲心取。心被境牽。心境交縛。織成三界。元以一真。分成六妄。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在舌曰嘗。在身曰觸。在內曰意。見則徵諸色。聞則徵諸聲。嗅則徵諸氣。嘗則徵諸味。觸則徵諸合。意則徵諸思。徵諸色。則玄黃疊錯。妍豔紛馳。鮮明斌媚之姿。娟娟窈窕之態。徵諸聲。則律呂參和。聲韻相發。酣歌密咏。詠諸競喧。徵諸氣。則麝熏蘭爇。馥郁氤氳。徵諸味。則美膾醇醴。山海鮮奇。徵諸觸。則細軟膩滑之質。寒煖熱涼之宜。徵諸思。則覺識念慮。伺察窺尋。倏興倏滅。幻有幻無。煙雲遜其變態。鬼神莫可端倪。若波濤之澎湃。似星電之飛流。總此六妄。條別其技。密謀顯發。各得其宜。若夫洽羣合力。和術同工。則心主令焉。使奉命焉。主動則使隨。使行而主監。命諸色則色。命諸聲則聲。命諸嗅則嗅。命諸嘗則嘗。命諸觸則觸。莫不各惟所命而盡力也。其或使有所接。則心亦爲之勞焉。夫是之謂洽羣。夫是之謂同工。或交馳于五欲之野。或同泛于十惡之波。或偕潛于三毒之窟。或共遊于衆惡之原。日茫茫以不返。每役役而亡歸。興莫知朕。逝不見踪。昏昏焉。擾擾焉。光陰虛擲于幻塵。覺性沉埋于妄識。逮

歲暮身頽。則氣衰而力竭。壽盡形脫。則隨業以轉輪。其受苦也。或刀山。或鐵柱。皆自作自受。或火湯。或寒冰。悉隨業隨形。爲餓鬼也。終年而未嘗一粒。變畜類也。一報而萬劫千生。及至業盡苦畢。還來人世。類多貧愚殘疾。甚或夭死橫亡。卽得富貴壽考。難免衰殘老病。不知改惡修善。命終仍墮三塗。以此循環不息。故曰顛倒衆生。言之真堪戰骨。思之實可寒心。推溯本源。良由一念之迷。轉成六根之妄。惑業苦三相連靡間。因果交織。形影非離。此乃循環之理。而必然之勢也。若夫頓欲超脫。非轉迷成悟。返妄歸真。不能焉。然成悟非艱。轉迷爲艱。歸真非難。返妄爲難。故欲悟必轉迷。非離迷而有悟也。歸真必返妄。非離妄而有真也。如波生而水濁。波平則水清。非離波而有水也。蓋體同相異。非有去取。功在轉返之間耳。然迷非易轉也。妄非易返也。必須正信佛法。廣究教乘。多聞博覽。探玄文奧旨之源。益慧啓悟。明事理性相之階。是以事造雖妄。業果本真。聖凡雖無體性之異。苦樂實有雲泥之隔焉。明乎此。則知所去取。知去取。則知所行矣。夫藥無美惡。愈病則良。法無勝劣。契機則妙。撮言綱要曰。禪也。律也。止觀也。讀誦也。求其至簡易而最穩速者。則莫如淨土法門焉。蓋淨土一法。大無不含。細無不統。利根無不歸。鈍性無不攝。不必分宗判教。唯須信願持名。非至簡乎。毋煩東參西學。但能切念堅持。非至易乎。仰憑佛力加持。決非魔邪能擾。非至穩乎。不歷三祇百劫。但

期一心不亂。非至速乎。嗟嗟。居今之世。言今之事。倘此法不修。更何法堪修。若斯道不求。復何道可求乎。若能正信不惑。諦實奉行。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必得正念分明。投生安養。花開見佛。悟無生忍。者矣。如是。則何迷不轉。何悟不成。何妄不返。何真不證乎。又則生死不期脫而自脫。覺性不期明而自明。火宅不期出而自出。樂國不期歸而自歸矣。豈不妙哉。由此觀之。法如是其美也。修如是其速也。芸芸含生。何不乘淨土之長舟。而一破迷津之萬里浪乎。胡爲長此茫茫于苦海。迫迫于狂瀾者哉。嗚呼。吾儕展轉于四生也久矣。出沒于三塗也數矣。盡思所以脫乎。何法可脫。淨土是矣。大哉淨土。妙哉淨土。誠佛法之上乘。群生之救星乎。

論佛學與我執

偉修

(一) 緒言

佛學精純廣博。統該萬類。不獨爲六道凡夫之保障。且爲三乘聖人之所歸。夫衆生身居有漏之地。心纏塵境之中。欲求超脫之方。固非佛學不可。然而法海深洪。真空乃居其首。煩惱叢多。我執實爲之先。匪藉學佛之功。曷克臻于解脫者乎。

(二) 佛學與我執之解釋

今夫世界之學。日新月異。雲翻潮湧。要皆不出人乘耳。佛學則有十乘。人居其一。吾儕人也。凡芸生之關係。不可不明。世之學者。既無真切之了解。則唯有取佛學以明之。佛者覺義。總言之。即無有不明。無所不解之謂也。法者軌則義。即以自解者而轉令衆生生解之法也。廣則無量。約之爲六度。爲戒定慧。戒則制身不妄作。定則治心不邪思。慧則發明全體之大用。之三者備。則人未有不正。物無有不平。既正且平。復何爭之有。無爭斯人生一切痛苦不平之問題可解矣。然人生問題。究不可解者誰乎。曰。人之所固執而不可去者。惟我執。我執乃人生一切問題之根本也。故欲明人生。必先明我執。我執明而人生一切問題自決矣。今夫舉世之人。莫不曰我國也。我家也。我身心也。我產物也。凡有種種。均有我以隨之。唯其如是。人不自知其執之矛盾也。苟吾人試反審之曰。我有一我乎。多我乎。身爲我耶。物爲我耶。抑兼身與物耶。設身是我。則身有多物。將誰爲我。眼見是我。耳聞體覺。心知等亦應爲我。是則我有多種矣。設物是我。我既是物。安得爲我。設身物共爲一我。則合既我合。分必我分。體相無在。我竟何存。不應我無定相也。總斯三者。既都無我。則所謂我者。果何意乎。吾人能如是反省。可知人人所謂我者。蓋亦偏計妄執。而非有實際者耳。

(三) 我執爲發生諸惡之基礎

或曰。舉世界之國家人事。莫不皆賴我以區別而條理焉。故能國其國家其家而不亂。人其人事其事而無紛。設曰無我無我。則國家人事何所分。無分則必亂。亂必爭。爭必痛苦隨之。是則倡無我者。非唯不可濟世。適足以啟亂耳。不知作是說者之有何理也。應之曰。今夫具六根而有覺識者。非我乎。既有我。則萬物各有我之一分。然此物初非我有也。或以力得。或以謀取。力謀之不足。則以爭。爭則戰。戰則亂。是則亂之生。由有戰也。戰之發。由有爭也。爭之生。由有謀也。謀之啟。由有我也。我之所以立。由有執也。苟執我而諸惡從生矣。唯其然也。小之則敗名節。取污辱。大之則喪其身。散其家。近之則暴宗族。鬥鄉黨。遠之則爭城國。戰世界。何莫非執我之一念。有以萌之。啓之。使令之促成之也。由是觀之。則我執爲諸惡之基礎。然乎否乎。是耶非耶。

(四) 我執爲障礙衆善之堅物

夫空氣之不通。隔壁爲之關隔也。川水之不流。土石爲之壅塞也。人之不能行衆善。我執爲之障礙也。蓋人之性本善。善而行之。適其性矣。今夫人不從善而從惡。豈其本性哉。物有以蔽之矣。物者何。我執也。我執立而障礙生。斯本性之善爲之間隔矣。壅塞矣。復胡能行哉。然

所謂性善者。即吾人自性本具之衆善也。佛曰。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六祖曰。自性常生智慧。又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具萬法。是則凡夫之心性。未常不與佛祖同。但佛祖無我執。故能行衆善。具萬德。凡夫固我執。故亦不能行衆善。備萬德也。佛又曰。大地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證得。是以衆生我執不破。而本具之諸波羅密。莫能行焉。常試于人口。爾自性之檀波羅密。盡一行乎。則將曰。我身不能有。安能與爾哉。我家不足養。奚暇濟外哉。能活能養矣。將又曰。吾一生足用耶。吾子孫足用耶。若是雖欲乞一絲莫能也。其他之持戒忍耐精進禪定般若念佛諸波羅密。亦若是而已矣。夫是之謂我執。夫是之謂障自性之諸波羅密。而莫之能行也。

(五)

佛學以破除我執爲本旨

夫吾人雖具有無量之波羅密。但爲客塵所障。故欲行而未能。今欲行不得不有以對治之。客塵者何。我執也。對治謂何。佛學也。蓋我執不除。則事事執我。因執我而愛惜焉。憊養焉。憊泰其心志。資潤其幻質。長育其癡愚。奮發其貪瞋。即或身欲行道。而又惜其力之勞也。口欲念佛。而又懼其氣之弱也。聽經則又恥其卑。參學則又畏其辱。但知身可愛。不知佛道尤可愛。但知身可貴。不知師友尤可貴。以如是自重輕法之心學佛。未見其能學也。然所謂佛學。

者。即六度諸波羅密也。吾人苟知檀施足以度慳貪。則尸毘王以身代鵠者有之。而吾何爲不施乎。苟知持戒足以度惡作。則普明王以身就戮者有之。而吾何爲不持乎。苟知忍辱足以度瞋恚。則驪提仙人之手足受截者有之。而吾何爲不行乎。苟知精進足以度怠惰。則大施太子抒海水而求珠者有之。而吾何爲不學乎。苟知禪定足以度散亂。則螺髻仙人待鳥飛去而后出定者有之。而吾何爲不習乎。苟知般若足以度愚癡。則劬嬪大臣之分城國者有之。而吾何爲不求乎。是故求吾心之博施濟衆而施行焉。所以尊檀那也。求吾心之清淨戒法而施行焉。所以尊尸羅也。求吾心之慈悲孝順而施行焉。所以尊忍辱也。求吾心之勤修勇爲而施行焉。所以尊精進也。求吾心之正念思惟而施行焉。所以尊禪定也。求吾心之光明覺照而施行焉。所以尊般若也。是檀那也。尸羅也。忍辱也。精進也。禪定也。智慧也。皆吾心之所具也。發而行之。所以尊吾心之六度也。行吾心之所具。如運其體而動四支也。數已寶而用家珍也。復何難之有哉。果如是。則知有佛法。不知有我身。惟知有聖道。不知有我心矣。既重法而輕身心。則所謂我者何存乎。而所謂執者執誰乎。惟其然也。我執既除。則無量之波羅密。無弗能行也。八萬四千總持法門。無不可修也。三界六趣之輪轉。無不可超也。十聖三賢之果位。無不可證也。嗚呼。一我障于心。諸惡從茲起。一我絕于心。衆善悉成就。吾人

不欲學佛則已。如欲真正學佛。可不於我執三致意乎。

(六) 結 論

嗚呼。我乎我乎。萬惡之戰爭。千古之殺伐。何莫非執我者所造成乎。人倫之淪亡。道德之薄弱。亦何非執我者之所致乎。豈僅是耶。生死之汨汨。苦海之茫茫。誰實爲之。涅槃之未證。道果之未成。又誰爲之。雖然。一切衆生執我執而不能去者。以其不信佛而不佛學耳。使其能信而學之。有不知我執之爲人類害生死根者。吾不信也。吾願人人知我執。尤願人人學佛法而除我執。

衆生既具佛性緣何尙未成佛論

性 德

佛者覺也。佛性者覺性也。蓋卽覺了諸法之實性。而爲四聖六凡所同具者也。諸法者何。卽一切聖凡染淨善惡有漏無漏有爲無爲生死涅槃之法也。覺者卽悟明諸法之真理也。性者卽具此一切法之本體也。是故覺知吾性能圓滿具足此諸法。而無缺無減不滅不壞也。知吾性能徹知徹見此諸法。而毋昏毋昧弗濁弗亂也。知吾性能解脫此諸法。而不爲諸法

所縛。知吾性能變化妙用此諸法。而不爲諸法所障。吾人能如是覺知此諸法者。是爲自覺。將自所覺而轉覺一切衆生。普令衆生皆得同吾覺之所覺者。是爲覺他。若自若他。覺無不竟。覺無不圓者。是爲覺滿。具足此三覺。圓滿究竟此三覺。則爲天人師。無上士。調御丈夫。大覺世尊。總而名之曰佛陀。具而言之曰佛性。衆生者。具此性而未能覺。覺此性而未能盡者也。具而未能覺者。名六凡之衆生。覺而未能盡者。號三乘之權聖。而皆不得謂之爲佛也。何謂不覺乎。曰六凡衆生。居三界內。造有漏業。爲煩惱纏。隨生死轉。對於事事物物種種之幻相。執以爲實。認以爲真。而不知諸有漏法。是假非實。是幻非真。而又不加菩提涅槃之無漏淨法。是真是實。是應修。是應學。以故昧覺明而爲妄明。迷真性而成妄識。顛倒輪轉。背覺合塵。厥號衆生。不名爲佛。此卽六凡之不覺也。何謂覺未盡乎。曰三乘權聖。證分真覺。聲聞覺於四諦法也。知苦斷集。慕滅修道。而證偏真之涅槃。脫界內之生死。緣覺之覺於十二因緣法也。知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死之十二法。乃三世流轉之基礎。六趣生滅之本因。于是斷生死。滅無明。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乃至生死滅。生死滅而涅槃證。菩薩之覺其性而修六度萬行也。知吾性之具足萬法。而吾性非空。知吾性之一法不立。而吾性非有。知吾性之圓融中道。無偏無執。住有而有無礙。行空而空弗居。空有不隔。相性圓通。事

理不二。眞俗一如。此菩薩覺其性之極者爲等覺。等覺者。等於妙覺也。妙覺者。佛也。蓋等覺雖三覺具。而猶未能圓滿。至於最極無上之地。故但名菩薩。而不可謂之曰佛。此三乘分證覺性之權聖也。由此觀之。佛者。乃覺其性至于究竟圓滿最尊無上之謂。而非三乘之分覺。尤非六凡之不覺。是故衆生雖具佛性。而不能卽得成佛者。豈非以其弗克自覺其性。與夫雖覺而未至于究竟歟。

佛陀與衆生同異論

修德

佛與衆生有異乎。曰。有異也。佛與衆生無異乎。曰。無異也。然則佛生有異無異。果有何說乎。曰。有之。夫所謂佛生有異者。自其相而言之耳。夫所謂生佛無異者。自其性而言之耳。就其相而言。則迷悟天淵。苦樂迴別。此生佛之所以異也。就其性而言。則在聖不增。居凡佛減。此生佛之所以同也。是則衆生既具佛性。何爲尙未成佛乎。曰。斯非一言所能明也。請畧申其義。原夫生佛平等。聖凡一如。大圓鏡中。輝光獨朗。眞如體內。湛寂常恒。既無生佛之名。詎有聖凡之號。維以一翳在目。五色之空花亂舞。一塵在性。十界之幻相頓彰。背塵合覺。斯常覺而不迷。背覺合塵。是恒迷而弗覺。由斯迷覺之有差。故別聖凡之迥異。四聖之涅槃已證。可稱四教之佛。六凡之生死未亡。仍號六道衆生。涅槃之樂無盡。何必更論生死之苦無邊。可

得而言。夫衆生之淪於苦海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死死生。輪轉不息。或暫昇於天界。或永沉於地獄。或寄軀於人類。或墮形于異生。莫不隨無明流。遊貪欲海。波騰十惡。鼎沸三途。異生之罪障固重。人類之惡業尤多。人我之邪見盈懷。名利之私欲昏性。其鬭爭也。則伏屍千里。流血成河。其誑詐也。則乾坤倒置。朱紫亂色。至若陰謀奸術。令色巧言。機權百出。險疊千層。凡足爲我。無不競馳。此皆從妄念生。循業發現。顛倒輪轉。永無息期者也。由是衣裏明珠。慨窮夫之莫識。家中寶藏。悲客子而無分。慧日常懸。哀迷盲之弗見。眞性非遙。痛癡頑而莫覩。迷眞逐妄。亦可慨已。避樂就苦。豈不痛乎。果能化強寇而爲良民。人人可爲賢聖。消雲霧而現白日。處處皆是青天。妄念休而佛念彰。心心皆成大覺。此岸離而彼岸登。步步均歸淨土。故知性德本具。因修乃顯。修德功成。性德斯圓矣。由是言之。衆生之所以同於佛者。以其具性德也。其所以異于佛者。以其無修德也。具性德。斯稱衆生之佛性。無修德。是謂佛性之衆生。性修滿足。直曰大覺之世尊。性修未滿。權名分證之佛果。觀乎此。則知生佛聖凡之同異。分眞滿證之區分矣。

遠離顛倒夢想論

蘊 空

舉世一夢想之場也。萬有一夢想之境也。生存作息于兩間者。一夢想之人也。特吾人不知

其爲夢想。故從而經營焉。貪着焉。由是而顛倒生矣。由是而諸苦集矣。若是者。皆所謂夢想也。何謂夢想乎。曰。睡迷之所見者曰夢。醒覺之所計謀者曰想。此舉世所共知者。而以夢爲妄。以想爲眞也。予則以爲夢固云夢。而想亦夢。夢固爲妄。而想亦非眞。何者。蓋夢境誕妄。人固知之。而不知想亦非眞者。以爲夢境恍惚迷離。弗能究詰。變幻倏忽。莫可端倪。虛渺無實。不足依憑。匪若想之所思慮。與夫思慮之所形于外者。爲可徵實耳。獨不知吾人之思慮。無本無據。因境致變。生住異滅。倏忽萬端。幻有幻無。妄興妄謝。欲其常住。了不可得。而況人各有心。心各有想。想之所發。致端非乎。若夫官封上柱。位極侯王。樂已極于人間。想忽馳于天闕。條爾而南溟北極。俄焉而瀛洲蓬萊。冀飛仙之可舉。盼九鼎之丹成。至于學富五車。才臨北斗。丹青初就。飛淫思于雲衢。金榜未登。齎幽恨于泉底。乃有南嶺北域。貿易客商。精羅羅之權術。計毫忽于微芒。其或神棲匡嶺。跡遁首陽。身雖絕于塵俗。心未了于人寰。至若誅讐伐寇。怒髮冲冠。琰魔望而卻步。羅刹見之霽色。徒逞一己之欲。罔恤兆民之命。至如星下博奕之流。自役倡優之輩。莫不駒心鬥角。權物衡人。變態速于煙雲。詭譎靡能測量。是以事乃有夫萬族。理惟存乎一想。事固待想而后成。想亦因事而致異。此人生思想與事實互助互成之定論也。然而想因妄念而有。妄念亦豈有根。以想例彼夢境。寧有差異者乎。故曰夢既

云妄。想亦非真。二俱顛倒。理無攸分。而人不察。妄謂想真。或曰。舉世盡屬夢想。敢問何非夢想。人間皆成顛倒。敢問誰非顛倒。應之曰。我佛以一切衆生。日沉于顛倒夢想中而不自覺。故出世而現身說法度生焉。其法謂何。則曰。照見五蘊皆空。遠離顛倒夢想。照者。觀照也。蘊者。五蘊也。若能觀照五蘊皆空。自德離諸夢想。謂觀此夢。因想而生。想以心有。心托身住。身以物成。合茲身心。厥名五蘊。一但脫落。便爾分陳。由此諦審諦觀。身心既妄。夢想焉真。想既不真。顛倒何存。顛倒遠離。正覺乃生。正覺既立。萬境全真。此我佛所以度衆生成正覺。轉濁世爲淨土。變幻有爲眞境。離顛倒爲正見也。吾儕盍觀照之。慎勿長淪于顛倒夢想之苦海。而弗思所以遠離也夫。

論業力與心力

唯心

夫力有有形之力。有無形之力。刀鎗水火。有形之力也。業力心力。無形之力也。然有形力實從無形力所生。而無形力且大于有形力。有形力爲世人所共知。不必論也。茲就世人所未明之心業二力。試論其義焉。夫業者。乃衆生自無量劫來。所造作積聚。而能維持三界。織造輪迴之線索也。心者。即衆生意識思量。審察測度。結構縈織。而欲達于現行之主體也。故夫衆生循環三界昇沉六趣。與其性質之賢愚。壽命之修短。境遇之臧否。身世之榮枯。莫不由

此心業二力之所致焉。然業力與心力。尤有密切之關係。蓋吾人今世之果報。卽由前世之業力所感招。而前世之業力。則又由于心力而造成。苟能轉心力。則業力未有不隨心力以俱轉者。彼世人今生所受之善果。由于前世善心力所作之善業力以感之。今世所受惡之果。亦由前世惡心力所作之惡業力以致之。是則前世之心力。既能造成今世之業果。則今世之心力。豈有不能改造現生及異世之業果乎。故知吾人所招感種種之果者。均由業力也。而所以造成此業力者。則又心力也。故人不患命運身世業果之不良。特患不能用心力以轉變其業力耳。苟能心力轉。則業力轉。業力轉。則身世命運舉與之轉矣。然言雖如是。而事實有大謬不然者。夫世人死生壽夭。窮通禍福。一唯業力所支配。斯固然矣。顧其樂壽惡夭。趨吉避凶。乃人之通情。故有竭盡心力以從事於祈禱禳救者。百無一二遂其意。此心力不敵業力之明證。而何說之偏乎。曰。是非心力不敵業力。實原世人未善用乎心力。且未盡乎心力耳。彼世人之禱求也。禱其所禱。而非吾所謂禱也。求其所求。而非吾所謂求也。彼所崇拜而向之禱求者。舉不外上帝也。神鬼也。乃至精靈妖怪所憑依之各物也。而其所求之目的。復不外壽福快樂也。權位利名也。與夫種種幻想非分之求也。是皆禱其非禱。求其非求。求者無滿志之望。受求者泛惠德之能。交相貪媚。各欺其心。卒至業力所向。心功莫與之。

敵。若是者。非心力不敵乎業力。實未善用心力之過耳。然則宜如何盡心力以敵業力乎。曰。欲敵業力。非心力與佛力兼濟不爲功。蓋佛者覺也。卽是明自本心。證自本性。解脫塵惑。斷滅生死。而復圓具福慧。普度群生之大覺世尊也。衆生者。亦各各具此佛性。但爲迷妄所覆。而莫能顯證此性也。苟能以本具之佛性。而盡之以心力。持佛之名。讀佛之言。行佛之行。使眞性漸以明。妄想漸以滅。菩提日以長。煩惱日以消。直至功力成就。一旦豁然大朗。則本具之佛性顯露。而虛妄之生死斷除矣。生死旣斷。尙何有于業力之不滅乎。此卽以能念之心力。而持所念之佛力。假所念之佛力。而證本具之心力。所謂心佛不二。能所一如。事理無礙。自他圓融之義也。觀乎此。則知歷劫所積聚之妄業。雖其力甚大。其數甚多。終不敵一念正覺之心力明矣。世有不知心力佛力之大。而甘自暴棄。委心任運者。曷亦審知此義乎。更有不善用自心力。而妄用幻想者。尤須改行易轍乎。

論業力

天真

人知萬物之成住壞空。而不知其所以成住壞空。人知人之生老病死。而不知其所以生老病死。人知貧富苦樂。而不知其所以貧富苦樂。人知善惡賢愚。而不知其所以善惡賢愚。斯何故耶。蓋由知其事而不知其理。知其果而不知其因耳。夫成住壞空。至於善惡賢愚等。是事也。果

也。而非理與因也。理因者。卽衆生歷劫所造作之業也。由衆生造此業爲因。致招感吾身所受之生老病死貧富苦樂善惡賢愚。與夫爲吾人所用之物類。亦有成住壞空之果焉。故業者亦卽招感世界事相上之原理也。苟無斯業爲之因爲之理。則尙不能來此三界受生。更何有于老病死之與苦樂成壞哉。是以衆生居於三界內之生死獄中。一隨于業力所驅使。而流轉于四生六趣焉。故業之善而上者。則爲諸天。中則爲人類。下則爲阿修羅。而惡業之重者爲地獄。次之爲鬼趣。又次之爲畜類。斯皆隨業受報。致有昇沉苦樂之異也。然業非本有。因作而有。旣作成業。必感果報。雖遲速有差。而終無或爽。故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响必應乎聲。影必隨其形。此自然之勢也。夫感受人生者業也。而作此業者。亦卽吾人之身口意也。身之業爲殺盜淫。口之業爲惡口妄言綺語兩舌。意之業爲貪瞋癡。合之謂十惡。轉則爲十善。故善惡初無二原。均由此三能作者爲之根。而身口又以意爲主。因意念生。致發于身口。由此三業。故受種種之生老病死等之報。欲免三界六趣之果報。先自清淨三業始。而清淨此三業。尤以調伏其意爲之本。苟意業淨。則身口淨。三業淨。則濁世淨。濁世淨。則生死一切皆淨。噫。業之力大矣。業之時久矣。不可畏乎。

論業力

佛超

茫茫宇宙。胡爲而緣起耶。芸芸衆生。胡爲而輪轉耶。世界也。人類也。其知識之賢愚。生活之優劣。又胡爲而各各不同耶。斯爲人生所必欲解決之問題。而復爲世人所未易解決之問題也。今欲一言爲之解決焉。曰。是無他。皆由業力之所創造也。招感也。區別也。引轉也。然業又爲吾人所作而有也。夫吾人所作之業雖多。大別之不出善惡之與染淨。有漏之與無漏。其能作此業者。發動之機雖不一致。而總原莫外身口意三。由此能作之身口意。而發生所作之一切善惡染淨有無漏業。由是而六凡而四聖而生死而涅槃矣。身之業有三。曰殺盜姪口之業有四。曰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意之業又三。曰貪瞋癡。總言之則名爲十惡。轉十惡則更名十善。放生布施淨行。身之善業也。誠實質直和諍柔軟。口之善業也。不淨觀慈悲觀。因緣觀。意之善業也。造惡業則爲地獄餓鬼畜生之三塗。造善業則爲天人阿修羅之三道。合言之。名曰三界內之六凡衆生。其所作業。皆成有漏業。而非無漏業也。夫無漏業者。厥惟三界外之四聖。修四諦法者曰聲聞。修十二因緣法者曰緣覺。修六度萬行者曰菩薩。福慧修圓。萬德功滿者曰佛陀。由前之六凡觀之。染業也。有漏業也。由後之四聖觀之。淨業也。無漏業也。是則其業雖有善惡染淨有漏無漏之別。而各皆由其所作之業力致感其各別之

果報則無異也。故知業之質。雖無形無象。無聲無色。而其力用則至大至廣。其時劫則可久可速。雖縱亘三世。橫徧十方。莫不視此業力爲轉移。吁。亦可畏已。

智覺說

法源

佛陀說法。雖詞豐義廣。而要旨所在。則令衆生明自心性耳。佛者。卽明自心性之衆生也。法者。卽佛光明心中所流出之教法也。衆生者。具此心而未能明者也。未明而欲求其明。則捨佛陀說已所證光明正大之法外。別無能明之法。更無可明之理。然則衆生何爲而不明。緣何而欲明。而佛法又何能令衆生明乎。凡此等義。皆宜有深切之研究。不可置諸弗論也。茲先論衆生何以不明心性之義。經云。觀心佛亦爾。觀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知此可明心佛衆生。本同一光明之心矣。既同一心。胡爲有明有不明耶。曰。此正生佛之所以無分而分也。無分者。生佛之心體同也。而分者。生佛之心相不同也。心之相有明有不明。明則爲諸佛。弗明卽衆生。心之體非明非不明。明固未嘗增。不明亦不減。體雖無增減。究竟相有別。以相有別故。諸佛住涅槃。衆生墮生死。苦樂判天淵。絲毫莫假借。然則衆生緣何不明耶。曰。以從無始來。一向未明故。何者。原因衆生之阿賴耶識中。藏有明與不明之種子。由種子發生明與不明之現行。衆生自無始來。但由無明之種子。而發無明之現行。從未知有

明了之種子。由是依此一分無明爲根本。從此根本而生種種之枝末。所謂種子熏現行。現行熏種子。種現互熏。相續不斷。從曠劫來。常在生死。直至今世。猶未止息。此卽衆生心性不明之原也。

次論緣何而欲明者。衆生因無明故有感。有感則造業。因業而受苦。自然之勢也。夫衆生心性既爲無明惑亂。則對於諸法之根本與現行。莫知其爲因緣假合之幻相。以不知其爲因緣假合之幻相。于是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妄認六塵緣影爲自心相。乃至妄認我人衆生壽者世界萬物之相。以妄認故。執之爲實。非眞謂眞。幻說非幻。眞幻弗明。是非莫辨。此之謂惑。以有惑故。造諸惡業。以此業因。感受惡果。植因于往昔。果受于今生。植因于今世。受果于當來。隔時雖有遲速不同。而因緣會遇。終必嘗受。當受果時。卽名爲苦。由是因因果果。相續不斷。惑業苦三。循環靡已。若是者。皆由無明所致也。倘易無明而爲悟明。則於身心世界事事物物之現象。完全徹底了知其爲因緣假合虛妄而生之幻法。既知諸法之幻妄。則不爲此幻法所惑亂。既不爲之惑亂。則不作諸虛妄之罪業。既無罪業之可作。卽無苦果之可受。是則吾人欲脫離此五濁之苦海。可不先求所以明心之法。而謀去此無明爲急務耶。

復次論佛法何以能令衆生明心者。佛之教法無量。畧言之爲戒定慧。中言之爲六度。廣則

有無量法。而總其綱要。則不出禪淨律教密之五者。此五種法門。門門可以入道。法法可以明心。是故一切法門。原始要終。無非在于明心而已。而此明心之法。其秘義妙訣。實行真修。又端在于智覺而已。夫智覺爲學佛者從始泊終修因證果之道也。三乘十二分教。八萬四千陀羅尼。若顯若密。若權若實。未有一法能離乎智覺者也。是則智覺之道。若是之要乎。曰。然也。蓋原衆生之病相雖多。而病本則一。一者何。無明是也。智覺者。卽所以專治此之病本耳。無明者。癡迷之謂也。以癡故弗智。以迷故弗覺。以無智覺故。造種種惡業。如人因醉故。顛狂作衆惡。倘能醒其醉。其心自清明。以心清明故。顛狂則不作。衆生亦復然。以有癡迷故。妄作無量罪。倘能去癡迷。其心自清淨。以心清淨故。其體自光明。以心體光明。是則名智覺。所謂從始泊終修因證果。無一能離智覺之道也。頓法漸法。顯教密教。無一而非智覺之境也。四攝六度。上宏下化。無一而非智覺之行也。三賢十聖。等妙二覺。無一而非智覺之果也。由是言之。則佛法全在乎智覺。而智覺實爲佛法之宗綱矣。是則研究佛學者。可不依智覺而乎。可不依智覺而行乎。可不依智覺而說法利生乎。雖然。以智覺而破癡迷。亦非易言。其能先識其癡迷。然後用智覺而破之乎。何者。夫迷生于癡。苟無癡則不迷。覺生于智。苟無智則不覺。今欲破其迷。必先破其癡。成其覺。必先成其智。智立而覺成。癡破而迷惺。自

然之理也。良以覺體也。智用也。癡內也。迷外也。衆生雖具本覺之體。而無始覺之智。以無始覺之智。故有不覺之癡迷。欲除不覺之癡迷。必用始覺之觀智。由始覺之觀智。而破心內之癡。心內之癡既破。則外物之迷亦遣。內外之癡迷既破。則始覺之智亦滿。始覺之智既滿。而本覺之體性亦于是究竟圓成矣。此即用智覺而破癡迷之道也。然而觀照之智與觀照之法。宜若何起用乎。曰。初以觀智而觀照。自心本無體相。全衣六塵之緣影爲相。其實離此塵影。別無心相可得。復觀此身假彼四大集合而成。四大離散。則身相亦不可得。身心之相既滅。身外之物亦亡。所謂此身非吾有。何況身外物是也。果能如是觀照。如是分折。則身心世界不可得。而我執破。我所執取之凡小權乘。世出世法不可得。而法執破。我執破而人空觀成。法執破而法空觀成。二觀既成。二障亦斷。以人空觀斷煩惱障。以法空觀斷所知障。煩惱障斷。證眞解脫。所知障斷。證大菩提。由是觀之。則破癡迷而證覺體。豈非全在乎觀智歟。此佛法之全體大用。胥在于智覺之道也。此般若所以學佛者之先導也。苟學佛而以般若爲先導。則佛法未有不眞明。能眞明未有不實行。能實行亦未有不證果者。是故以觀智爲始。以覺爲終。以智爲發行之初心。以覺爲證果之究竟。吾故曰。學佛者。從始泊終。修因證果。破無明。悟眞性。若自度。若度人。賅羅三藏。攝諸法門。無一而非智覺之道也。嗚呼。智覺之意義。

廣矣大矣。豈區區筆墨所能罄述乎。

對於聞佛法者之小貢獻

聞 慧

一切衆生皆具佛性。既具佛性。必具佛法。既具佛法。胡必復聞。此亟需解決之問題也。一切諸法。必具因緣。然後乃生。因緣缺一。則不得生。佛法世法。均莫能外。世法緣生。人所共知。佛法緣起。或有未了。夫衆生本具佛性者。因也。聞解佛法者。緣也。有因而無緣。則佛性不顯。有緣而無因。雖聞而無益。然衆生既具佛性之因。所缺少者緣耳。苟能以本具之因。更加以聞法之緣。則佛性未有不顯。佛性既顯。則佛性中所本具之佛法。亦未有不全體顯現者。夫衆生既本具佛性及諸佛法。爲何弗能顯現。抑因何所障而使之不得顯現乎。復緣何必藉聞法而后可顯現乎。曰。衆生具佛性。佛性在衆生。自從無始來。不顯亦不失。緣何而不顯。因迷故不顯。因何而不失。緣一故不失。因迷不顯者。卽衆生眞性中。雖具有本覺明悟之佛性。但同于眞性中。復具有迷染之妄識。以有妄識故。衆生自無始來。完全以妄識用事。從未曾自顯其是眞性。知故。卽認此妄識爲自己之本性。以妄認此識而不知有覺明之性故。此迷染妄識。不止迷故。無端幻出身心世界依正之果報。由是循環六道。輪轉四生。直至于無明止息。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老死者是也。此衆生所以雖具佛性而不知。以不

知故稱迷。以迷故不顯耳。然則佛性緣何而可顯。曰。欲明佛性。必須卻迷。苟欲卻迷。必須求知。果欲求知。必聞佛法。佛法者。佛所說之法也。佛者。覺也。法者。方也。卽佛陀覺了萬事萬理。有爲無爲一切假實之方法也。良以我佛因修曠劫。果證大覺。以大慈悲。愍衆生故。卽從其大覺心海中所證知之諸法。而轉向一切衆生宣說。普令衆生皆得見聞。因聞而思。因思而修。因修而證。由證而至于極果之大覺。果極大覺。則向之所含藏之佛性。至此全體顯露。向之所本具之佛法。至此究竟現證。由是而回視向日所迷者迷此耳。所聞者聞此耳。所思者思此耳。所修者修此耳。是以一切衆生。從始泊終。迷悟修証。聽聞受持。生死涅槃。聖凡生佛。無一而非由乎此也。是故諸佛之所悟証者。悟証此佛性也。衆生之所迷失者。迷失此佛性也。夫衆生果欲悟証此佛性。苟不研究佛陀所說之教法。則別無入手之方法。然佛陀既往。其能傳佛慧命於衆生者。則歷代之四依大士是也。今爲聞法者。作小小之貢獻。其說法者。非茲篇之所及。故不論也。就吾觀察之所及。舉凡聞法者之觀念。可概別於次。其意志最高。遠道念至切實者。在於了生死。出苦海。証涅槃。生極樂。具此種觀念者。其聞法必求文句詞之明晰。妙義立理之解悟。始則明於事理性相之別。知其體用權實本迹之分。各宗教義之同異。大小二乘之差別。繼則羅性相事理而一貫。達權實本迹之圓融。各宗之途徑雖異。到

達之寶所則同。大小二乘之設。爲收利鈍之機。如此聞法。則如法而聞。如此解文明義。則若詞若理。無非文字般若。如此思修。無非觀照般若。如此悟證。無非實相般若。所謂聞思修證無不妙。一一能觀體具故。此之謂矣。又所謂由文字般若而起觀照般若。由觀照般若而証實相般若者。非此也歟。如此聞法。始可語于無聞而聞。聞而無聞矣。無聞而聞者。從性起修也。聞而無聞者。全修在性也。從性起修者。衆生所以必由聞而入。所謂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是也。全修在性者。衆生所具卽佛具。所謂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是也。夫聞法必若此。而后可不負徒聞之誚矣。而后可臻聞法之上乘矣。其次則依文解義。執相拘名。鑽研于詞章之末。紛紜于諸家之表。悻悻焉號於人曰。某某宗也。某某派也。是非之謬見未亡。優劣之惡覺罔泯。初學之見解弗融。便成法執之障。如此聞法。亦云陋矣。其末者。則無知無識。弗解弗明。旣未辨夫詞章。逞論及乎義理。趁羣逐隊。就列按班。梵音吹來。大似春風過耳。法語宣畢。猶然點墨無着。法會常臨。便稱聽教之師。經筵頻過。三藏之名目尙懵。至若生佛平等之理。性相圓融之詞。非所曉也。時教權實之判。眞應本迹之分。更無論焉。聞法若此。亦云微矣。夫如是。安在其能明佛性乎。又安在其能顯現全體佛法之大用乎。或曰。佛法功德。非可思議。一歷耳根。永爲道種。解與不解。功無虛棄。悟及未悟。果自可期。但得多聽多聞。便植

善因善果。審思明辯。事固可嘉。聞而少解。理亦何虧。應之曰。斯言辯矣。其如實義不足何。夫聞法者爲開解也。開解爲起行也。起行爲證果也。苟聞而不解。則理何能明。苟理之不明。則行何能正。苟行之不正。則果何能證乎。故知證果由于起行。起行由于開解。而開解則由于聞法。倘聞而不解。則與不聞何異乎。明乎此。則知證果也。起行也。開解也。胥在於聞法之初矣。苟初失其正。終必失其正焉。苟初得其正。終必得其正焉。此三慧三般若。所以貴一貫也。歷代師德。所以重聽聞也。噫。詎可忽乎。雖然。般若功勳。不可思議。一經識田。永成菩提之種。萬劫千生。畢竟因斯得度。譬如食少金剛。決定不消。彼隨喜聽聞者。亦未可厚非也已。

釋尊說法度生恒用折伏攝受二法說

羽生

夫天地之成萬物也。必賴四時以運之。五行以佐之。陰陽寒暑以變之。然後萬物乃成焉。生民之理家國也。必制五常以教之。四維以道之。德刑恩威以調之。然後家國乃理焉。世事如此。而我佛說法度生。亦有折伏與攝受之二法焉。蓋釋迦世尊。因修萬德。果証大覺。愍彼羣迷。示生濁世。說無量法。普度衆生。惟是衆生雖多。而不外善惡之根性耳。而佛說法雖廣。亦不外折伏與攝受二種之方法。然茲二種。又分言相與國土之二種。言相上之折伏者。佛乃對於一類剛強我慢邪見之衆生。或現種種之變化。或以嚴辭而呵斥。懈怠者。則策勵以進。

之。謗毀者。則說正理以信之。此佛所以現雄猛威嚴之相。所以發咄咄呵斥之詞也。言相上之攝受者。佛乃對於一類慈善和順之衆生。或讚其勝行。或獎其說法。或褒其利智。或譽其神通。乃至摩其頂。授其記。揚其行。勉其德。此佛所以現慈和熙怡之容。所以發善哉如是之歎也。若夫國土上之折伏者。如我佛之言娑婆五濁惡世也。則曰。此之惡世。劫濁也。見濁也。煩惱濁也。衆生濁也。命濁也。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是生死之所在。是衆苦之所聚。是罪惡之牢獄。是煩惱之淵藪。是宜速思脫離。而不可以暫處也。是宜急尋超出之法。速求安樂之處。而不可再事因循也。斯則我佛以惡濁世而折伏濁世之衆生也。其言西方之極樂國土也。則曰。此世界之極樂者也。以其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也。其國無有三塗八難。荊棘瓦礫。及諸不淨。其地七寶所成。樓閣亭台。林樹池沼。及諸物等。無不是寶所成。其人則蓮花化身。體質香潔。壽命無量。無有生老病死。愛必離。冤增會。求不得。五陰熾盛等苦。但受念佛念法念僧禪悅法味之樂。其佛號阿彌陀。發有四十八願。攝取一切念佛衆生。若有衆生念彼佛者。決定得生極樂世界。親見彼佛。及諸菩薩。爲我伴侶。旣生彼國。永不退墮。直至成佛而後已也。此則我佛以極樂淨土而攝受娑婆之衆生也。觀乎此。則知釋尊雖說法無量。而折伏攝受。則是其恒用之方法矣。或曰。釋尊說法度生。不離二法。則吾

知矣。胡又別爲二乎。曰。夫言相者。所以令衆生去邪歸正。斷疑生信之初方便法也。國土者。所以令衆生脫離五濁。淨佛國土之究竟義也。示言相其意在國土。說國土必資於言相。無言相則國土無可歸。無國土則言相爲虛設。二者交相輔而爲用。固不可執一而廢一。尤不可拘二而爲二。應以折伏者則折伏之。應以攝受者則攝受之。要皆以方便始。以究竟終耳。由是言之。彼天地之成萬物。人民之理國家。猶不可失陰陽寒暑之度。恩威德刑之宜。而況我佛說法調伏根性不一之衆生。又烏可執一法以爲用乎。世之作如來使行如來權者。盡亦審知此意。庶應機得宜。而勿失諸偏乎。

文字般若爲學佛之工具

證文

世界有文字而后有語言。有語言而后有政教。有政教而后家國治。此世俗不可無文字之明證也。若夫佛陀設教。亦不能離文字而興化度衆生之大用。故三般若以文字啓其端。以觀照濟其功。而以實相究其竟。尤具甚深之微意焉。蓋三藏十二分教。固吾佛傳心之典。卽教外別傳之禪那。亦乃吾佛之心印。有執禪爲佛心。而排教爲佛語。不足以傳心者。只知禪爲佛授。能傳佛心。獨不思教爲佛語。顧弗足以傳佛心乎。儒以四教。文爲之冠。而佛之三般若。又以文字爲之始。世出世教。固無一離文字而爲用者。故文字般若爲學佛之工具。其意

至明確也。茲爲棄文字般若而談佛學者。畧解其惑焉。夫眞俗二諦。空有兩輪。迺佛陀自覺覺人之妙道。歷代祖師上宏下化之法門。實並行而不相悖者。蓋眞空諦理。固泯絕萬象。離棄名言。非可心思。罔能言議。然其性理既幽。空無象。杳無端倪。則欲悟而入焉。其必有開而示之矣。苟無開示爲之導。則將何從而悟入乎。譬如虛空無相。苟無萬物以反顯之。人亦無由辨識之者。是以眞性妙理。亦必由俗諦文字爲方便道。而后可悟入耳。夫三藏十二分教。固煌煌文字般若也。觀其文字所詮之理義。與理義之所歸趣者。罔弗由文字而起。觀照由觀照而證實相。由俗諦而顯夫眞諦。由有門而趣于空門也。苟學佛而于文字弗明。必于義理弗達。義理弗達。亦必不能起于觀照。卽雖強加功行。而觀照之智。終難得朗然而無滯。觀照既不能朗然而無滯。則彼圓融無礙之實相。更無由親見而實證。故必通文識字。詞明理達。而后胸無礙滯。觀立言而朗朗。意無壅隔。照妙理而灼灼。達于事理性相之同異。明于體用表裏之精麤。逮至功純機應。豁然大朗。實相無相。微妙法門。至是徹底而顯現。則向之文字般若。豈非起觀照證實相之工具乎。況止觀與禪那名異而義實同。梵語禪那。華言靜慮。謂靜而慮也。夫止者。息滅妄念。令無異緣。非靜之謂乎。觀者。眞智徹照。覺明弗昧。非慮之謂乎。禪那既爲佛陀之心印。止觀獨非心印乎。止觀既由文字而啟發。禪那獨不由文字而

啓發乎果。文字不足以傳佛心入佛道。則佛陀又胡必諄諄于四九之談。喋喋于三藏之教哉。而初祖大迦葉。二祖阿難。何以結集爲急務。歷代祖師。又胡爲輔翼而宏傳乎。而三藏又焉得謂爲傳佛慧命之具乎。禪那雖曰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抑知達摩有楞伽之囑。五祖有金剛之宏。從古禪師。莫不有語錄。闡其道而傳世乎。是則呵教蔑文者。將何以解其說乎。世之闕于文者。往往執依文解義。三世佛冤。一語爲遮。陋之保障。詎不知離經一字。卽同魔說之警語乎。是皆習于枯墮。怠于苟安。自誤猶可。誤人實甚。一盲引衆。相牽入陷。可爲之痛息。浩嘆已。吾願學佛者。固不可執文而滯義。尤不可因咽而廢食。依三般若而一貫行之。則得矣。

論用心

偉修

世之最靈者惟人。而人所以靈者。則心爲之主。百官而總萬機也。蓋事未有不待身而成者。身未有不由心而動者。質言之。盡世界之大。窮物類之繁。靡不緣心而萌發而構成者也。然心必待用而始靈。苟不用。則雖有靈。亦莫知其爲靈焉。夫用心之道。雖廣大精密。不可究極。總其綱紀。則十法界盡矣。若其平等大悲。眞慈普被。萬纏俱脫。衆德圓成者。是用心于佛界也。上求佛道。下化衆生。廣修諸行。損己益人者。是用心于菩薩界也。因緣悟性。四諦證眞。求涅槃法。出三界籠。但期自脫。不欲度人者。是用心于二乘界也。修十善業。樂諸

禪定。私欲淡泊。身棲有漏者。是用心于天界也。持五戒法。慈孝義仁。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用心于人界也。瞋恚鬥諍。尊自慢人。雖行衆善。不勝其邪者。是用心于阿修羅界也。弑逆奸詐。暴戾兇頑。廣造重惡。感受毒苦者。是用心于地獄界也。慳貪嫉妒。厚己薄人。因作惡習。果受饑羸者。是用心于餓鬼界也。詐騙誑誣。害人益己。竊用非分。負債酬還者。是用心于畜生界也。此十法界。源同流別。根一枝分。原用心之不同。故趣途而有異焉耳。設就人類而論。其用心亦多變矣。秉仁述義。正己勸人。儒者之用心也。煉術燒丹。澹欲長生。道者之用心也。推尊上帝。倡行博愛。耶教之用心也。強信爲功。違疑不赦。回教之用心也。自由平等。義主三民。黨國之用心也。競爭物質。拓地強圖。列邦之用心也。至于農工商學。皂隸優伶。下而丐乞竊盜者。亦各就其事而用其心焉。是故精于工者勲業著。專于學者藝能彰。無論一物一理。至微至巨。用之則成。弗用則廢。用之則靈。弗用則頑。自然之道也。然而世之用心者。用則用矣。而猶未善也。善則善矣。而猶未盡善也。何者。夫世人豈不曰積乎。從公平。設按其本。則消極也。究其實。則爲私也。惟消極也。故身沒而遂己。惟爲私也。故身先而物後。是豈用之罪哉。未善用之故也。若夫用而善善而極者。厥惟佛歟。夫佛者。光明峻偉。博大無垠。修積極之勝行。求正大之妙法。惟積極也。故能究竟大覺。福慧雙嚴。亘古今而不滅。歷魔惡而靡遷。惟

正大也。故等九界而同視。履六道而現身。說權實之大教。度無盡之群生。是以體用悉備。智德俱成。衆類同秉。十界稱尊者。亦能善用其心而已也。其降于佛者。爲菩薩。爲緣覺。爲聲聞。皆能善用其心者。其用心善惡混者。爲天人。其次爲修羅。其用心純惡而又極者。爲地獄。其次爲餓鬼。又其次爲畜生。今吾儕爲善乎。爲惡乎。曰。吾儕佛之徒也。將惟佛之步亦步。趣亦趣焉。既惟佛之步亦步。趣亦趣。則捨從事于宏揚佛化。覺自覺人之盛業。抑將安所用其心乎。故曰。六道群生。能用心者。惟人爲易。用而能善者。佛徒尙矣。嗚呼。大哉心也。妙哉心也。爲衆生。爲諸佛。趣苦海。趣樂國。一視吾人之所用而判焉。用于善。則爲諸佛。爲樂國。用于惡。則爲衆生。爲苦海。猶如意珠也。善用者。懸之高堂之上。隨所欲而無盡。不善用者。將以貿易升斗之粟。苟活朝夕之命。可不惜哉。而況不識其爲珠。從而棄之乎。亦猶之吾心。不用于聖。而用于凡。不用于正。而用于邪。不用于大。而用于小。不用于淨。而用于染。亦可哀矣。卒至淪三塗。歷重苦。囚火宅。鑿性靈。是直喪之矣。何用之有哉。嗚呼。尊貴貧賤。視于珠。珠猶視于用也。聖凡苦樂。由于心。心猶由于用也。人可不慎其所用哉。而況人命微淺。朝不慮夕。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奚不疾求自心。本有之無價珍。而受無盡之用乎。而反踰于窮途。驅馳于惡道。復何爲哉。復何爲哉。願與世之用心者。一商榷焉。

因果談

畏因

因果二字。幾於無人不知。因果之義。又幾於無人不明。究其所明者。亦不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淺者見之謂之淺。深者見之謂之深耳。有能明因果弘廣之範圍。幽窆之意義者。殊難能而可貴矣。然而因果範圍。若何之弘廣耶。其意義若何之幽窆耶。曰。蓋因果能賅世出世間。巨細精粗之事理而無外也。第常人所知者。世間凡夫之因果而不知者。出世聖人之因果。所知者。現世之因果。而不知者。三世之因果耳。夫因果通於三世。賅乎十界。大包宇內。細攝纖毫。遠之前後無量劫。近則朝因而夕果。外而施設言談之顯。內而一念一慮之微。莫不有因果爲之範圍焉。世人徒能知其粗而忽其細。知其挾而畧其廣。知其近而不知其遠。知其跡而不知其冥者。偶見有人作善因而獲惡果者。或作惡因而得善果者。則謂報應不足憑。其理不足信。此由不明因果通於三世之理也。或有謗毀佛法。謂無聖果者。此由不知有出世之因果也。復有憎于五逆十惡之大迹。而忽于動心舉念之幾微者。是不知因果對於內外顯幽巨細無所不攝也。以故世人有日常舉動云爲。每疏忽而不能省愼者。有闇獨放散而不能自知自制者。甚之于禮蔑法。倒行逆施者。皆于因果之範圍與意義。未有真徹之明了故耳。倘明三世十界之因果。如影隨形。絲毫弗爽。有不憬然悟。惛然懼。而翻然改者。吾

不信也。今欲人人徹知因果之範圍與意義。作因果談。

初談因果必通三世者。何謂因。能生者爲因。何謂果。所生者爲果。能生者名種子。所生者名現行。譬以稻麥爲種子。生彼稻麥爲現行。復以現行之稻麥爲種子。再生彼現行之稻麥。由是種生現。現生種。種現相生。無有間斷。因果亦然。由因生果。果復爲因。因果果因。相生無間。然因果必通三世。其理乃全。由過去因。招現在果。植現世因。招未來果。三世循環如輪迴轉。倘無過去因。必無現世果。欲免未來果。先斷今世因。語云。欲知過去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佛曰。人生長壽者。由宿世戒殺放生故。短命者。由好殺鬥爭故。富貴者。從好施普濟中來。貧賤者。從貪吝妄取中來。聰慧者。因多信聞佛法故。愚癡者。因謗大乘般若故。相貌端正者。由恭敬三寶。孝事父母。師長故。相貌醜陋者。由褻瀆三寶。瞋恚尊長故。觀乎此。可知今生受報之美惡好醜。既由前世所招。則未來報之若何。亦必以今生所作爲標準矣。世人疑乎善惡果報之不足憑者。徒見顏回之貧夭。盜跖之富壽。所受今世之果報。而未明由于過去之因所感耳。倘謂必無前世因。則今世之果從何而來耶。且所受果復胡有壽夭富貧智愚善惡妍醜慈暴等等萬有不齊之現相耶。豈非大不可解之奇事哉。或者既信前世與今生之果報。而猶疑乎未來世之因果。是否或有或無有。或爽或不爽。是豈非知有

昨日今日。而不知有明日後日耶。儒之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豈非因果之明證乎。又謂作善之家。必有餘慶。作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非三世因果之明證乎。由是觀之。則舉凡芸芸衆生所受萬有不齊之現相。胥不外如作如是因。受如是果而已矣。復何疑哉。

次談因果賅攝十界者。夫十界卽十法界也。合四聖與六凡言之。舉不出世間與出世間二種之因果。六凡衆生。世間之因果也。造十善因。招三善果。上品善因。感諸天果。中品善因。感阿修羅果。下品善因。感人間果。造十惡因。感三惡果。上品惡因。感地獄果。中品惡因。感餓鬼果。下品惡因。感畜生果。四乘聖人。出世之因果也。聲聞修四諦法爲因。緣覺修十二因緣爲因。同感方便土之涅槃爲果。菩薩修六度萬行爲因。感實報無障礙土爲果。諸佛以歷劫行菩薩道爲因。而證福慧圓滿無上大覺之果。以法界爲身。居常寂光國土。吾人欲明十界因果。必先明六凡。次則明四聖。十界因果既明。則爲人治世。學佛修道。均有真正不謬之根本。而無錯行邪途之危險矣。世之達者。當必能深思而猛省已。

世人對於因果之意義。各有所見之不同。愚弱者。則雖信有因果。而猶疑其或爽。故去惡而不能盡爲善。而不能切。黠惡者。則謂因果不足信。故敢極窮凶而不顧。卒至造成劫濁之世界。聰明者。謂因果爲淺近。而貶爲愚夫愚婦之迷談。言之恐污其口。聞之若穢其耳。試審其

言行。比之朴實真誠之愚弱者。每不能相提並論焉。夫因果之說。世界各大宗教學術。莫不言之。古今中外高人哲士。莫不信之。使世界無因果道理以維持之。將不知淪墮於若何之景況矣。然予尤欲進一言者。夫造百級之臺。必基于地。行萬里之程。必始初步。因果者。萬事萬理之基本也。處已爲人之方也。齊家治國之模也。學佛求仙之規也。始從凡夫。終至佛果。其間一階一級。一言一爲。均莫能離乎因果之外也。吾知世之聰明者。思之。思之又重思之。當知斯談之不謬。

聖凡辯

佛超

原夫人類之不齊也。尙矣。核其實而總其名。有二端焉。曰凡也。聖也。言不道其正行。弗用其真。父母無以盡其孝。師友莫能效其誠。惠不加乎窮困。德靡及乎親仁。惟欺詐是施。暴惡是逞。利于身而害于物。先乎己而後乎人。違禮悖義。喪道亂倫。若是者。乃所以爲凡也。言由衷而行遵矩。孝其親而信于友。博施于衆。禮愛于人。行乎仁義之道。遊乎中正之途。率民衆以教。垂後世之型。若是者。乃所以爲聖也。凡者。私其身而樂其獨之謂也。聖者。公天下而樂其衆之謂也。雖然。凡聖之分。在乎心焉。彼凡之爲凡。心爲之凡耳。聖之爲聖。亦心爲之聖耳。心欲凡則爲凡。斯凡而已矣。心欲聖則爲聖。斯聖而已矣。養而守之。平而察之。放而求之。所以

爲聖也。暴其性而莫知檢。放其心而不知求。所以爲凡也。然而凡固不足尙。聖亦未爲至焉。蓋世之所謂聖者。非出世至極之大聖也。以其所爲者。僅能樹世教化一國。伏其妄而未證乎眞。習其染而未修乎淨。三業未之潔。六塵未之清。生死未脫。道果未成。一旦無常到日。遂隨輪迴而升沉矣。若夫出世之聖也。輟貪瞋癡之惡毒。具戒定慧之善德。殺盜淫而捐之盡。人我執而卻之空空。得失弗加其喜戚。好惡不動其愛憎。絕情識。泯垢塵。圓六度。備萬行。平六道苦海之識浪。滅三界火宅之欲燄。故能全法性以爲體。稱九界而獨尊。具無量之妙法。備河沙之勝相。至若大悲利物。則無生而不度。眞慈普被。凡有性以皆蒙。廣說權實之教。統收利鈍之機。非獨一鄉一國而行化。直從隨類隨處以現身。若有一夫未覺。便是化道未圓。必使人人旣悟。庶乎悲心乃已。巍乎煌乎。廣大而究竟乎。微妙而圓通乎。豈不盛哉。豈不偉哉。惟其然也。尙非出世小聖所能窺其閫奧。豈有世聖而可與之齊跡者乎。是何嘗將滴水以比全海。攬一塵而盡大地。烏覩其可乎哉。是則凡固不可以敵聖。而世聖更不足以敵出世之大聖也。明矣。嗚呼。此其所以爲大聖爲極聖歟。聖爲誰。吾佛之謂也。佛爲誰。釋迦牟尼是也。

學佛須解行兼全說

佛超

生死亟亟。苦海茫茫。果欲了脫。捨學佛無由。然而立文浩浩。妙義重重。上智莫窮其際。下愚何以究尋。雖然。山之高也。可拾級以造頂。海之大也。能進取而達岸。佛法雖廣。亦可窮源而造極也。是故學教所以起行。修行所以證果。倘解之不備。則起行末由。行之不起。則果證無從矣。然則何不直接起修。徑登果位。胡爲泛濫于教海。追逐于末流。勤勞于章疏之微。探討于文句之表。而徒虛時廢日。勞力憊神乎。曰。是未知關要者。夫教者。乃吾人修行之妙訣。昏衢之寶炬。登涅槃山頂之雲梯。涉華藏大海之神舟。捨之無以了生死也。棄之莫由悟覺道也。何則。蓋教不學。則理不明。理不明。則行不達。行不達。則果何由而證乎。故知證道必由乎起行。起行必由乎明理也。章章明矣。此我佛所以出世也。三乘十二分教。所以宣說也。天龍聖衆。華竺高賢。聞法而起行。而悟道者。何可勝數耶。噫。去聖時遙。劫運垂臨。人根不固。教法將頽。聞而信者。百不得一。信而行者。更復寥寥。而況運解行之雙輪。兼自他之兩利。宏法化以報佛恩。垂模型爲人作則者乎。吾儕生逢末法。幸列僧倫。若不從聞思修。解行兼運。則何以了生死。脫苦海而登極樂耶。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說作文

律修

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者。以其有文也。而萬物之所以劣於人者。亦以其無文也。有文則人倫立。人倫立而政教成。政教成而道德樹矣。則文之關於人固不重歟。又豈可一日離耶。蓋文者。所以記人事。述政治。明道德。序人倫也。至若通世界之交際。治一國之風化。黜姦邪而揚聖哲。勸賢良而貶不肖。上追千古之跡。下垂百世之踪。莫不皆賴文以爲用。而文尤必待作而後能也。蓋文不作則無文。苟無文斯無用矣。況今之所用者。皆古文也。倘古之不作。則今世何述乎。然作文亦豈易言哉。其始也。識音韻。習句讀。通篇章。講理義。其繼也。博極羣書。廣見多聞。辯遺言之真僞。理簡冊之紛綸。及其成也。遺其跡而攬其神。棄其華而擷其實。去僞以存真。汰粗而摘精。呼於言思之應。通乎心手之靈。羅事理以一貫。贊大化而通神。若是者。有畢生莫盡其妙。疊寒暑而靡能者矣。雖然。文愈作而愈妙。心愈用而愈靈。思越淘而越敏。議越汰而越精。更能充其氣。養其神。繼之無倦。毋希其速成。則不難應於用。而底於成矣。是則人固待文而用備。文亦待作而後能。灼然明矣。設文之不作。則必不識文。苟文之不識。亦必不能通古今。明道德。益當時。傳後世。若是而欲異於萬物者。幾希矣。嗚呼。文之益固大。而作文之益尤大。豈不然哉。

佛徒應負之責任

傳燈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斯非顧炎武自勵勵人之言乎。今讀其言。想見其爲人。而其卓立之精神。邁往不羣之英氣。至今猶儼然磅礴于宇宙間。不隨千古以澌滅者。非以其能負國家之興亡之責歟。然予以爲非獨人人負有國家興亡之責。推之凡百事物。莫不各有其責也。蓋農有農之責。商有商之責。學未成。士之責未盡也。民未治。仕之責未盡也。器不良。工之責未盡也。故凡事物之弗成弗美。均吾責之未盡也。而非其事物之不足成不足美也。明乎此。則人各有其應負之責也必矣。然則吾儕有無責乎。曰。吾旣爲人而立于世。衣于世。食于世。百種待於世。又烏得無責乎。要必人事異宜。各任其責。未聞有無責之人而可立於世者。苟其人無責。斯亦廢而已矣。何足道哉。若是則吾儕非獨有責任。且其責大任重。有非世之責任所能匹儔者。今欲知吾儕應負之責任若何。請先言吾佛之責任。蓋吾佛乃三界教主。四生慈父。見吾儕爲虛妄之惑業所驅。而淪墜於苦海。爲顛倒之我執所縛。而輾轉于六趣。是故興無緣慈。啓同體悲。降兜率。托王宮。詣雪山。修苦行。坐道場。成正覺。現河沙之勝相。轉無量之法輪。普令衆生悟世事之非實。知人生之無常。化邪執而成正見。轉痴迷而爲智明。修出世之眞法。脫三界之幻縛。求涅槃之樂果。了生死之苦因。以故經談三百餘會。法說四十九

年無非爲度衆生而然耳。然所以度生者。蓋佛視吾儕猶子故也。以視吾儕猶子故。則見吾儕沉苦海。囚火宅。而能弗救乎。猶世人見其子爲水火之所焚溺。則將狂奔盡氣救之。而不辭。何有於傍觀哉。故吾佛度生亦若是耳。今夫吾佛既涅槃矣。既將其家業庫藏盡付于吾儕佛徒矣。則爲佛徒者。將依佛之教法自覺覺人。以求盡其爲佛徒應負之責任。又何疑焉。譬之鉅室。家業累累。商賈徧於他國。其主年老。自知不久。則必召其子而盡以所有諄諄然以付其子焉。其子亦必謹謹然唯乃父之命是聽。而日夜思所以維持其家業。以盡其爲子者所應負之責。不敢稍怠忽于其事焉。夫世之爲父若子者。豈不誠然哉。抑其爲父者。將捨其子不顧。舉家業而盡付于他人之子耶。抑其爲子者。將不顧其父之家業。棄之不受。而轉求活于外乎。吾信世之爲父若子者。必不若是。必能授受其家業也。否則非愚則僥耳。是則爲佛徒者。將承佛之家業。而思所以日夜盡其維持之責。以自利利人乎。抑將棄之不顧。而轉求異術于人乎。吾信明智者。必能承佛之家業。必能精進從事于自利利人。以克盡其應負之責。決不敢棄其業。怠其事。以負吾佛慈父囑付之悲心。而別求異術以自喪其性。失其眞。轉招無量生死之苦也。否則是不肖者也。是瀆佛者也。而爲吾佛之所悲愍。世人之所詬病者也。由此觀之。則吾儕之責任。將以佛之責任而爲責任耳。豈有他哉。嗚呼。世之爲士爲

官爲工役者。猶克盡其責。今吾儕乃堂堂之佛子。乃反不能負其責。豈可不慙哉。五世之爲佛徒者。三復斯言。

說我學佛之程序

昌 慧

竊觀佛學廣博。如淵之深。如天之高。使人莫窮其際。研究則更無從入門。茲將愚所學之佛學說明。或爲研究佛學之一助。詳夫佛學有大乘小乘之二種。茲二種足以概括一切佛法。小乘者卽從最初發心。依戒定慧修持。直至斷盡見思二惑。了生死。出三界。而證偏空之涅槃。居方便有餘國土。以此爲究竟之極果。大乘則有二種。其一由於小乘不居涅槃。回小向大。而廣行菩薩六度萬行之道。其一則有一類大心衆生。最初發心。便能損己利人。自未得度。度人爲先。而徧行大乘之道。此二種大乘。同證佛果爲究竟。居實報寂光二土。斷分段變易二種生死。此之大小二乘。實能代表而統攝一切佛法。學佛者。但能於此有深切之認識。則其他之無盡道理。重重妙義。均不難從事依類分辯研究矣。愚所研究佛學之方法如此。然而吾人於大小二乘。究依何乘而從事實行耶。世之行道者。有言學佛最初依小乘爲根本者。有言學佛須學佛陀之大人作畧。不屑區區之小節者。是二者。其言皆是也。其行則或未盡能如是也。吾人亦未便是非之而優劣之焉。蓋佛陀所說之大小乘法。皆方藥也。衆生

之見思無明分段變易。皆是病也。是何病。用何藥。以何藥治何病。此世之通論也。佛陀說法。爲治衆生之病而說。衆生學佛。亦爲治病而學。說者學者。貴在得宜。何間于大小優劣哉。猶世之醫者病者。貴乎合宜。又何間于藥之貴賤哉。明乎此理。則衆生學佛。可以自省其機宜。而從事于佛學矣。然而世之學佛者。每優慕大乘。而恥劣小法者。此仍我佛彈斥歎褒之遺意耳。若就末法機宜而論。則容有未盡然者。夫恥小慕大。自未得度。先度人者。固高尚矣。抑知佛陀當日說法度諸大弟子。必先令其歷證初二三四果乎。抑知小乘爲入大乘之根本乎。抑知自未得度。先度人者。非菩薩發心。卽如來應世乎。倘小果果可恥。則何小乘果位之多也。倘大乘獨可尚。則小法固可絕之矣。苟自非菩薩發心。如來應世。而不自省其機其力。輒侈然以大乘菩薩自居。行大人作畧。以區區小節不足道。甚之以持戒參禪禮念誦讀爲着事相。如此說法度生。幾何而不爲衆生所度。半途而廢也。是故吾人所貴乎學佛者。在乎以戒定慧爲根本。待行之有素。心不踰矩。三業清淨。六根無恙。十惡波平。四相皆亡。夫然後可波騰行海。雲布慈門。建立水月道場。大作空中佛事。廣度如化含識。同證寂滅菩提矣。是故愚之學佛程叙。固不專尚大乘。尤匪偏墮小法。在于修小乘爲根本之行。學大道爲利生之基。以小法爲正修。以大乘爲助道。進可攻而退可守。足于己者益于人。雖然。夫衆生之利。

我損人也是人人無始以來之惡習性。若不勉力上宏下化。自益益人。則佛祖之慧燈熄。而衆生之福田喪矣。愚之此作。爲彼好浮表而不務實行者告。尤爲守化城而不入寶所者勸耳。倘小果之功行已就。大乘之體用兼全者。正宜作如來使。行如來權。荷佛陀之家業。傳佛陀之慧命焉。若或未然。請自息心返照。毋隨波而逐流。境風浩浩。彫殘功德之林。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可不懼哉。可不慎哉。

入學得益之自述

德 壽

凡事業之正者皆可學。果可學者必有益。此事理有必然者。吾之入社求學佛法也。於今二學期矣。顧所得之益雖不若於人。然亦未見其無得也。蓋吾未入學時。罔知佛經之衆多。與其義理之深廣也。今既聞其名相。復稍識其義理矣。前者未知人生如幻。世事若夢。而今則能了知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矣。前者未明各種學術宗教之邪正真僞。而今則能辯別其邪正真僞與其似是而非矣。前者未知吾人之言動作爲偏僻邪謬者爲誰。而今則知舉凡非禮之動作言論。皆爲妄識所使矣。前者不知生佛性等。聖凡體同之妙義。而今則能了解心佛衆生三無差別矣。凡此種種之妙理。皆由入社求學而後知也。他若文學之研究。思想之啟發。習字讀誦之恒課。動止云爲之威儀。與夫重佛道而黜邪論。貴實行而輕浮學。亦

得其端緒而畧諳其性質矣。是故吾得有如是之益者。皆此二學期中之所得也。吾故曰。凡事能學者必有益。豈不誠然哉。

說我之所以學佛

意 眞

原夫三界六趣衆生。爲煩惱諸苦所縛。而不能得其解脫之樂。故我佛示生此界。說法教諸衆生。解脫一切塵境之縛。而不爲其所蔽。令自性清淨。無罣無礙。無人無我。開發般若之光。明寶藏。照徹一切諸法。無不是空。而得普度一切苦厄。若自若他。咸登彼岸。不令有一衆生沉淪苦海。若但自度而不度衆生。是名小乘道。非吾佛之本懷也。尤非學佛者所宜然也。何者。譬如有人在于迷途之中。若無人指導其方向道路。其終不能到家也必矣。苟有人從而指明之。其亦必能達于家矣。吾人生此物質紛爭群學競鳴之時代。雖欲有志于道。究莫知何去何從。若非佛陀之教法。爲吾儕苦海之慈航。迷途之導師。則吾儕將終淪于苦海。徘徊于歧途。而莫知回頭返家矣。此愚于佛陀之教法。深有莫大之敬信。尤具百折不回之志願也。良以吾人于塵境上。旣感受紛擾之煩苦。而精神上更有諸般之刺激。若非得佛陀之無上妙法。受持而讀誦之。研究而講說之。則幾于無時無處不居于煩惱叢中。此吾之所得于佛學者。皆從明師教導。而后知之耳。吾一人旣然如是。則茫茫于塵境中之芸芸衆生。何嘗

不具有如來智慧之德相。而所以不能于無邊苦海回頭是岸者。皆由無明師爲之指導啓發耳。是故吾人學佛。既須自度。尤須將所明了之正法。而普及于一切同具真正覺性之衆生。必能如是。方是我佛出世說法之本懷。亦乃吾儕佛子應盡同體大悲之天職也。

學佛以明淨其心爲要

靜波

古德云。一切法門。以明心爲要。一切行門。以淨心爲要。明乎此義。則學佛之能事畢矣。蓋釋尊所說之一切法門。無非教人明心也。一切行門。無非教人淨心也。捨明心淨心。更無所謂佛法也。更無所謂修學佛法也。夫明心者。明自本心。原自清淨。明自本心。原具萬法。明自本心。與佛同體。若不明如是義。則一切法門。無別義矣。佛說一切行門。無非教人自淨其心耳。原吾人自性本淨。因爲物欲所蔽。而不得其淨矣。今欲其淨。必依佛之行門修持。而拂拭之。久之自得其淨矣。吾人學佛。當以此語爲標準。則自無偏邪之過誤。險途之留滯。而可直達于寶所。不墮于化城矣。否則學盡一切法門。而不能明其心。修盡一切行門。而不能淨其心。雖多亦奚以爲。然而明心之法。與淨心之行。究以何法何行爲契理。而又契機耶。曰。當此末法之世。說道者多。行道者少。好高者衆。務實者尠。每不自量其機性。或欲速而不達。或行險而顛躓。或務表而亡實。或貴繁而陋簡。凡斯所學。或廢于半途。或喪于一簣。皆不自量其機

而審其力耳。豈法之過哉。亦有無上之妙法。釋尊所親宣。諸佛所共讚。歷代祖師之所弘揚。一切衆生之所同秉者。厥惟淨土法門焉。夫淨土法門。乃苦海之導師。昏途之寶炬。阿伽陀藥。萬病總持。三根普被。利鈍均收。吾人若能信願真切。持念彌陀名號。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必得一心不亂。預知時至。花開見佛。悟無生忍矣。夫如是。何有于心不明不淨乎。吾願學佛者。宜諦信切願。而專持佛名。必得明淨其心焉。此學佛所以貴在于明淨其心也。而明淨其心。又在乎淨土法門也。



傳記

妙參老和尚傳

鎮庵

禪。佛心也。戒。佛身也。教。佛語也。三者備則佛之體用全。苟得佛心。必得身語。但得身語。未必得佛心也。嶺之南。粵之東。有曹溪者。六祖之禪源。佛心之原地也。余少學教。無所得。遞於禪。大江南北。參叩畧徧。猶以未至曹溪爲憾。及南來。冀有所遇。足所至。而竟未也。信乎佛心之難得已。暨來香島。聞有觀音山。山有凌雲寺。寺重興于妙參大師。因得聞大師一代之化蹟。蓋卽余向所心慕而未遇者。今大師已寂。徒心響往耳。大師德行事蹟。昭昭在人耳目。宜著之篇章。表彰而傳流之。乃闕然無聞。安得不隨韶光而湮沒歟。余謏陋無文。勉畧次其史實。當代文豪。必有發潛德之幽光。而樂爲傳焉其人者。

大師諱空桑。字妙參。俗姓林。粵之龍門人也。幼讀書。輒心領神會。若得于言外之意。賦性慈良。品貌醇和。無怒容。無急切之態。終其身無不然。殆宿具慈忍之善根歟。不然。何若是之美。

乎。年十九。慨世業無長生之術。文章虛不死之方。逸懷高舉。悠然遐往。乃禮羅浮山延祥寺。覺海禪師爲度師。由是棲慮禪那。凝神幽寂。佛心之基。于焉以築。年二十四。具戒于華首臺。三壇畢受。七聚兼持。舉止瞻詳。矩度雍穆。佛戒之本。堅然深植。師于禪課之暇。究心經教。微詞奧義。探討纂詳。佛語之用。亦以善運。師年三十。三學兼驅。乃興化導。運悲智。始出世而爲人矣。大師以羅浮爲域內名山。延祥寶積。乃梁代古剎。代遠年湮。名剎荒蕪。慨然有重興之志。乃于光緒季年。興闢延祥。初延祥寺。派屬傳子。師徒授受。至是築禪堂。建群房。立清規。住海衆。而改爲十方傳法之叢林。雲衆旣集。開壇傳戒。法運之隆。百年未有之盛概也。明年。應廣州白雲山下景泰寺請。爲住持。寺圯圻。葺修之。廣集戒徒。宏演毘尼。化道之盛。與延祥埒。由是往返兩剎。兼理寶積。心力交勞。于時爲最。大師猶以參學弗廣。識見未週。乃擺脫萬緣。泛海江浙。而棲身于鎮江金山江天禪寺。諸慮頓亡。一心無寄。參究過急。身染微恙。一夕便次。身暈倒地。見一沙門曰。吾塔漸隳。師盍修之。因緣在爾。汝亟行焉。師惺憶所見像。有似持錫之地藏大士。病旣愈。至九華山禮肉身塔。則見大士像。宛然向所見者。遂集諸山。担重修之任。走海上。集檀越。鳩工披材。經之營之。詎意奸人從中諸端阻礙。幾經庭府。卒底于成。于師之毅力有焉。未數月而全工告竣。勒碑記云。迨至民國肇興。回兩粵。走暹羅。而觀各地。

佛教之勝跡。已而重返羅浮。太興法事。傳戒弘經。歲以爲常。有黃慧清女士者。卽今之觀修師也。初觀師見師于羅浮。言香島有觀音山凌雲寺者。甚勝地也。意欲請師興之。師乃相與地。觀山水曰。是可興也。初凌雲寺建于明宣德間。爲錦田鄧氏奉佛之靜室。四百餘年。興替不一。比年朽屋數楹。藉蔽風雨。民二年。乃稍葺修之。民四。爲觀師智師落髮。六年。師徒協力募修禪堂大樓。秋落成。鑿蓮花塘于山門前。植以荷。圍以竹。景至佳也。大師初意欲將凌雲建一僧衆之叢林。繼見港地女衆之信佛者。獨多于僧衆。尤盛于他處。而尼衆之叢林闕然。由是易其初志。遂建凌雲爲永遠十方尼衆叢林。是年禪堂旣成。乃一依金山禪堂之規。除二時課外。則聚衆師于禪堂坐香。規制井然。宴如也。一日。智師偕其宿友梁女士至。而從大師落髮。法名喜修。敦厚人也。自是師徒共襄厥事。聲聞旣溢。善信日歸。聞師之道而慕師之爲人者。肩相摩而踵相接也。師以凌雲屋少。人衆。乃擇地于寺之南。大帽山之麓。而築精舍焉。旣成。額其名曰圓通。距寺里許。可相望也。八年。築地藏殿于寺百步之左。殿上曰藏經樓。其後曰鐘樓。工旣竣。繼以傳戒。宏闡毘尼。爲有寺四百年來未有之盛事也。自後領衆熏持。功無廢墮。潛機晦用。靜以待焉。已而機時旣就。因緣遂會。乃于十二年春。鳩集群材。大舉興築。百工旣集。人盡其職。於是鑿地闢石。開溝浚池。旣經旣營。乃輪乃奐。明年。大雄寶殿落成。

金碧輝煌。莊嚴燦爛。佛像廟貌。相映益盛。未幾而韋馱殿。普渡橋。大山門。五觀堂。丈室。客廳。群樓廂房。悉告厥成。環寺松竹參天。蒼翠鬱茂。溪聲演廣。長之舌。山色現清淨之身。梵唄徹雲。金光挹彩。頓使江山增秀。林泉益美。詢爲佛子之道場。修真之佳地也。寺旣全工告成。大師乃制清規。明律法。衆有矩事。有章。起居有定時。食作有恒課。禪誦兼運。福慧均修。於法無偏執。於事無異見。舉寺雍容。進退咸有恒則。蓋儼成一名山勝刹矣。師于十七年春告衆曰。吾將他往。衆問何往。則曰。去處去耳。二月至廣州。止如來庵。微病。庵主請醫治。師卻之。其徒觀修智修喜修偉修等。聞信至前。問所患。師曰。吾無所患。第患人生苦惱。爲生死患。今吾捨茲患身。生彼淨域。復何患乎。惟望汝等。依佛法住。依佛法行。自度度人。是因是果。又何患焉。言畢。右脅吉祥而逝。容顏和悅。儼若生時。旣入龕舍。維于某義莊。先是寂前一年。師語于庵主曰。明年有一老和尚借寶庵圓寂可否。庵主曰。爲誰。師曰。第問主應否。莫問誰也。主謾應之曰。可。又嘗至某義莊。向莊主曰。明年有一老和尚借茲化身可否。莊主曰。事隔明年。孰知何人。且生死臨時方知。詎得預知何人何時乎。和尚耄矣。何戲言爲。師曰。主試言應否。莫問其他也。主復謾應之曰。可。可。師曰。可則行矣。及至事後。二主始憶師前之爲預言。余聞師之弟子言。師生平類此者頗多。余以事涉神奇。故不錄。錄師一代德業之大者耳。師生于同

治戊辰二月三日辰時。寂于民國十七年三月十日酉時。建塔于羅浮延祥寺。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二。度僧尼百餘人。皈依弟子約數千人。他師收弟子。必用簿計。師獨否。故不詳其數云。讚曰。總大師一代爲法爲人之德業。而一依戒定慧三法行之。大師自出世後。思慮凝靜。神志堅定。居恒宴坐。昏散時少。及出江天禪堂。禪功尤進。嗣后紛綸建築。心定如常。謂非深于禪者而能若是乎。自具戒後。依律持躬。粗衣糲食。身無餘蓄。偶有所得。卽公于衆。三衣一鉢。蕭然終身。涉事遇緣。自然無犯。視師神宇。決非假借強勉者可擬。蓋由定深心寂身自無虧耳。非漸者之由身而心也。謂非嚴于律儀者而能如是耶。師自出世爲人。隨宜說法。法無偏執。人無不契。隨智隨情。四辨無礙。謂非具大慧者而能若斯乎。然吾聞三學漸次。由戒而定。由定而慧。次第相生。漸之道也。若夫宿根之士。或未盡然。但得心無異緣。自能身無違越。本固枝茂。源遠流長。理事然也。況乎禪爲佛心。戒爲佛身。教爲佛語。未有旣得佛心而弗得佛身佛語者。此余于大師有體而有用者徵之矣。非獨大師然也。卽從上諸師。莫不皆然。卽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亦莫不然。溯流窮源。雪山之星。鷲嶺之花。胥莫外乎心之禪矣。嗚呼。吾于大師徵之矣。余自南來。坐臥青山。一無所得。得大師之遺蹟而傳之。有餘歡焉。顧以事弗能詳。而文不足觀。茲爲憾耳。覽者摘其事而畧其辭。則不才之所望焉。

觀音山凌雲寺重興記

鎮庵

嶺海之南。香江之北。群峯屹峙而蜿蜒者以百數。環錦田之墟。山勢圍抱。南曰大帽。北曰雲頭。介兩山之間。巍然而髻出者。則觀音山也。山有寺。曰凌雲。蓋明初鄧氏奉佛之靜室。而爲近今佛子之叢林也。余以雲遊至此。樂其地靜而事閑。因懸錫焉。住持智上人。一日以重修凌雲寺記請。余曰。碑記嵌立于山門。曷重記爲。上人曰。吾師妙公。記其成而未記其所以成。且不欲張大其事。故不能詳也。然吾聞前者作而後者述。愚又烏能已乎。余曰。是誠然矣。然吾又聞勝蹟常有。而勝人不時出。苟無勝人。則勝蹟終莫之顯。惟人亦待地而益彰。苟無勝地。則人亦不能成其事。而大其名。顧不然歟。夫觀音山自有茲寺也。四百餘年。初不過一靜室耳。其間代有重興。要不過一祀祠耳。安得與今日三寶之道場。海衆之叢林擬乎哉。是則記之作。不獨記其人其事。且並記茲山與寺之歷年湮沒而今得顯焉。若是。則記之作。又烏能已乎。雖然。愧余不文。何。上人曰。記所以徵實耳。何間于文不文哉。余不得已。強爲之記曰。凌雲寺者。創自明宣德時。乃錦田開族祖鄧洪儀長子欽爲其繼母黃氏建築。以供奉其父木主。並供黃氏奉佛靜修之所也。清道光元年。僧滌塵重修之。光緒初。住持僧圓空。其後爲淨圓。民國二年。住持爲妙參大師。大師龍門人。俗姓林。幼敏慧。性慈和。年十九。出家于羅浮。

之延祥寺。具戒于華首臺。參學于江浙諸名刹。得禪那于金山大徹堂。蓋一代之龍象。而凌雲初建叢林之鼻祖也。初大師主席延祥時。有女居士黃慧清者。見師于羅浮。而以重興凌雲請。師遂偕女士之友曰勞女士者同至寺。寺雖荒蕪。而景地幽勝。師慨然任之。乃稍稍葺修。藉以棲身。此民國二三年事也。明年大師爲二女士縋服。黃曰觀修。勞曰智修。二師隨具戒于南京之寶華山。旣歸。師徒協力。廣募修葺。謀所以重興焉。民六年。于寺右築禪堂。架以樓。廣袤十丈。可容百餘衆。錦田晉紳鄧伯裘君書扁聯誌之。七年。智師引其友梁女士依大師剃落。法名喜修。智與喜宿友也。賦性畧同。道志尤契。翕如也。已而觀師受南洋弟子之請。欲往。乃言於妙老與二師曰。今茲寺緒端畧理。坐茲待成固難。余當遠涉南洋。或有補于萬一耳。然茲寺吾師與智喜二師展力爲之也。自觀師南遊。而妙公與二上人勉盡心力。禪誦六時。懺禮朝暮。精進之誠。龍天爲感。由是四衆如雲。皈信日盛。布金施粟。機緣漸集。大師乃鳩工庀材。就寺之南。鑿山平石。阜者削之。穴者填之。或疊或砌。經之營之。明年地藏殿成。其上構藏經樓。輪廣弘敞。巨置也。師以地藏大士。乃幽冥教主。宜有洪鐘以振濟幽厄。而鐘必有樓以懸之。則于殿後鑄鐘作樓。樓成鐘懸。聲聞十里。誠度幽之慈舉也。其年春。集諸子。開壇傳演毘尼。七衆雲繞。士女皈依。誠法運之降。自有寺來未有之盛概也。是年喜師具戒于本

寺而全堂衣鉢袍具。師成就焉。十二年春。師以大殿舊窄。乃鼎新之。次年落成。高濶稱制。金碧輝煌。佛像三尊。莊嚴精妙。香案鐘鼓。法器具備。其鐘爲乾隆年置。叩之。其聲錚錚然。自是群工並作。百廢具興。或改或建。輪焉奐焉。既而普渡橋成。未幾而韋馱殿。甘露門。法堂。客廳。齋堂。大樓。廚房。宿舍等工。均告厥成。乃十三年十二月事也。至是全寺大工既竣。大師乃制清規。嚴律儀。法度既張。海衆安和。寺無廢業。人無曠職。詢山林之蘭若。佛子之道場焉。若夫林泉之美。風景之佳。則背山面海。峯繞川迴。松竹森鬱。煙雨空濛。山色與金光而競彩。溪聲共梵唄而相喧。信夫寺依山而增秀。山待寺而益美矣。十七年。大師自知機盡緣畢。乃招觀師于南洋。而同付法于三師。囑曰。余與汝等。興茲凌雲。懇蒙諸佛加慈。檀越興施。而汝等尤心力兼盡。始克有成。余以老朽。荷龍天呵護。闢此道場。庶令十方信佛女士。來此港地。有所依歸。汝等護持弗墜。是名報佛恩矣。大師付授既畢。乃于二月至廣州。止如來庵。三月十日示寂。建塔于羅浮山之延祥寺。大師既寂。智喜二上人。闢精室於錦田。曰覺照園。而委寺事于觀師爲住持。而觀師一依大師之規則。鎮衆熏修。六時無缺。十九年。觀師因南洋各道場之請。及自所創之精舍。胥待維持。特請智喜二上人至寺。于是智師爲住持。喜師爲都監。二上人平日爲法爲人。心力俱切。乃于二十一年接南京寶華山之戒法。而開學戒堂於寺內。

令佛子朝夕習學毘尼。而常住規模爲之一新。二十二年夏。請顯慈法師講首楞嚴三昧經。聽衆百餘人。盛概也。冬復剎佛學研究社。學子濟濟。講筵日啓。可謂福慧雙嚴。解行兼運矣。二十三年春。請茂峯法師講法華經。而師於此經。定爲日課。故聽之尤有心得。是年二上人猶以常住未備之工程亟需建築。如功德堂。涅槃堂。普同塔。化身亭。皆爲叢林應備之建設。乃卒於是年築成之。而佛學社三年既滿。更續三年。行常精進之道者。吾於二上人見之矣。予觀二上人與諸大德。道業蒸蒸日上。其能揚前輝而光勝蹟。固無得而間然矣。若夫事迹之遺闕。纂述之謏陋。則余固知均有所不免焉。

鎮庵曰。吾佛之學。戒定慧而已。吾國叢林。群本斯三學而立其門庭。夫戒卽律。定卽禪。慧卽教。蓋卽所謂宗教律也。剎叢林。訓佛徒。均莫外乎三學。而戒律一法。則爲一切佛子所通遵者。況末法之世。尤以戒律爲佛子之本。苟戒律不嚴。則一切佛法皆不能成就。故吾國叢林尤兢兢于律學焉。凌雲寺爲尼衆之叢林。妙參大師既習于禪。則以禪教于衆。及大師寂後。其徒住持智修。都監喜修。復易以律。其意謂尼衆叢林。非若僧衆叢林之易習于禪也。且謂其師住世。故能領其衆。今大師既寂。則凌雲所賴以維持其門庭。衆師所賴以嚴明其規矩。與能住持正法。而垂範于後來者。則必依戒律以爲之本。否則其本不立。其木必顛云。故毅

然接受寶華山之戒法。而建凌雲爲律寺。其規矩法度。一依佛制之戒律是行。故得門庭興盛。住衆肅靜。迴無浮囂紊亂之氣象。而云云者。則謂二師亡其所自本者。是猶未免于凡見。而未明三學之次第。佛法之基本耳。夫佛法圓融。無人無我。果能進其道而善其事。無不可以變也。倘不能進其道而善其事。雖拘守前法。未足爲因事制宜。鑒機設教之圓融佛法也。此二師之意。固不拘于凡見所云云者焉。然余又聞大師之弟子云。師生平既習于禪。當凌雲群工並作時。大師終日未嘗亡于禪。故董其事而重其勞者。卒賴二師之力爲多。二師之艱難困苦。有非筆墨所能盡述也。余以知二師之于凌雲。可謂善勗其始。而善垂法于後人矣。

凌雲寺史考

考凌雲寺初創于明宣德年間。迄今垂五百載。其間代有興替。事屬必然。惟能延至于今。當有相沿之史蹟。今欲考其史實。而寺誌闕然。所可徵者。寺內藏有乾隆二十五年所鑄之鐘。及道光元年重修之碑記。其他可徵信于今人者。則有錦田鄧氏之族譜。並香島宋學鵬先生所撰凌雲寺史之一文。先生嘗登于華僑日報。余于丁丑年春見諸報端。今搜集凌雲之史實。除將宋文碑記照刊外。別無可徵之文獻。至關民國以來重興之事跡。則

有妙參大師所撰之碑記。並刊于次。近該寺復有重興凌雲寺記之作。覽之益得其詳焉。若夫詳考歷年之沿革。興替之史蹟。則有待于博雅矣。

民國二十七年夏楞伽山人識

凌雲寺史

宋學鵬

凌雲寺在新界錦田行入大帽山帳內之觀音山。爲新界著名寺宇之一。寺建自明宣德時。錦田開族祖鄧洪儀長子欽。爲其繼母黃氏建築。以供奉其父木主。並供黃氏奉佛靜修之所也。黃氏歸鄧洪儀。與明初襲封東莞伯何榮及明太祖殺涼國公藍玉案有關。爲明洪武初年之事。茲分述如下。鄧洪儀兄弟二人。弟曰洪贊。娶東莞伯何眞之姪女爲妻。元順帝時。朝事日非。全國騷動。廣東豪民四起。何眞與弟迪。削平諸邑。豪民據兩粵。儼如一國。及元亡。明洪武元年。平南將軍廖永忠。以書諭何眞。眞獻兩粵以降。太祖遂封之爲東莞伯。眞死。子何榮襲封。榮嘗爲涼國公藍玉部將。洪武二十六年。有司奏藍玉嘗遣親信召榮晨夜會私第。收集士卒家奴伏甲爲變。遂誅藍玉並何榮。何迪疑禍及己。乃作亂。遁入海島。廣東都司討擒之。族誅其黨。夷滅者萬五千人。錦田鄧洪儀弟洪贊。以娶何女故。株連坐罪。遣戍遼東。洪儀以弟賦性愚鈍。戍途當遭不測。乃冒弟名代戍。時洪贊無子。洪儀娶張氏已有子欽。鎮

銳三人矣。洪儀戍遼東。三年期滿。放還。步行至江南。困乏甚。題詩布地求乞。適有富翁陳氏。過其地。見所題詩。寫作俱佳。祭其貌。固儒生也。與語。吐屬文雅。詢悉致困之由。乃延至其家。設家塾。聘任講師。久之。洪儀思鄉念切。意欲辭歸。陳不允。但以其客舍淒清。宜有室家。以破岑寂。乃將育女黃氏妻之。請再留數年而後歸。踰二年。黃氏生一子。名娟。再三年。洪儀病死。于館舍。陳翁爲之火葬。著黃氏絜骨灰及子娟歸錦田。比至。欽鎮銳三人異焉。以事前未接。乃父家書言娶黃氏及生子娟事。黃乃含淚述洪儀生前在江南所談錦田家事。並于行篋。取出洪儀生時所寫紙扇一柄。扇中語。一若遺囑。言至江南就館娶黃氏及生子娟事也。欽兄弟聞之。乃大慟。舉家遵制成服。年餘。黃氏所生子娟死。黃氏以命生不辰。痛哭幾絕。欽兄弟極力慰之。欽已有子三人。因以次子嗣娟。并于觀音山麓築靜室。顏其室曰凌雲。俾黃氏奉佛修養。又設父洪儀木主室內。以樂黃氏餘年。今凌雲寺正廟有門前石頰之室。卽初建時之原宇也。當時建築。除廣大佛殿外。門首建高閣。祀文武二帝。遠望一如奎垣。清道光元年。寺僧滌塵募化重修。重修碑文。乃舉人陳鴻章撰。乾隆五十四年。武舉人鄧英元書丹。碑完好。嵌門壁間。清光緒初年。住持僧圓空。後圓空就順德大良寶林寺方丈。凌雲寺由僧淨圓住持。光緒二十五年。轉就羅浮山華首臺方丈。民國二年。住持僧妙參。將原址改建擴大。

自寺外甘露門以內。依地勢情形。點綴風景。頗爲幽趣。寺中荷池。前已有之。民國三年。妙參僧繞池岸。種竹環之。民國六年。始于池中植荷。修竹成林。夏日蒼翠欲滴。風景絕佳。荷池正對有隱蓮堂。民國六年建。寺右禪堂。民國七年建。民國八年。則建有地藏殿。十四年再建客堂。妙參撰重修碑文。嵌於門前壁間。地藏殿有大鍾一。相傳初鑄時。常有一孔。治工屢補之。旋補旋脫。撞時且有異聲。後有女居士以金耳環一對獻。謂鑄鐘之初。曾發願獻金耳環同鑄。後以忘却。今記憶之。故補行奉獻。主事者始恍焉。因交治工鑄入。鐘孔始得填密。不復脫落云。然茲事頗難取信。但人言鑿鑿。筆者亦姑妄言之。以博讀者之粲耳。

道光元年重建觀音山凌雲古寺碑文

嘗聞珠藏川媚。玉蘊山輝。夫川之媚。不自媚。必有珠以藏之。山之輝。不自輝。必有玉以蘊之。然後發其光華。增其琦瑰。以炫耀於人間。由是而推。地之稱勝。不徒勝。必有神靈主宰。福蔭群生。而後使人永世克念。恩報德而不忘。新安錦田鄉。相去數里。有觀音山。山建凌雲寺。僧山坐鎮於後。八景羅列於前。堂開佛殿。廣大精微。門首建高閣。祀文武二帝。義氣冲霄。文光射斗。閣上懸燈。高照村場。遠矚如觀奎垣。且神靈顯丕。凡鄉人有求必應。所以庇護一坊。由來舊矣。無何。日久垣墉傾圯。神像模糊。本鄉衆信爲之式煥鴻猷。宏茲院宇。新創樓臺。以資

壯麗。多培蘭玉。以助清芬。不日落成。囑余爲文以誌其盛。予思鄉人簽題之高誼。值事督理之賢勞。神之格思。錫以繁祉。從此壽考維祺。小子有造。賈登三倍。農慶千箱。加於前日之靈爽。想有必然者矣。信乎地之勝。有神靈以主之。雖日久而彌彰。猶之珠雖藏而川自媚。玉雖蘊而山必輝。而安能終秘其寶光也哉。於是乎序。

欽授儒林郎太常寺博士乾隆己亥恩科亞元陳鴻章薰沐叩首拜撰

己酉恩科鄉進士揀選衛千總里人鄧英元薰沐敬書

道光元年歲次辛巳小春之吉

募化僧滌塵

重建觀音山凌雲寺碑

夫觀音山凌雲寺者。得天地之鍾靈。慶雲四野。含山川之秀。麗氣萬千。挾北漢於羅浮。奇峯四百。帶南溟於香海。遙挹三山。洵世外之桃源。人寰之福地也。溯其源。始創於前明。歷清於茲。四百餘載矣。時之興替。代繼名流。及乎清末民初。國基鼎易。代移。人心不古。陵遲世道。日下。江流淪落。禪門鐘沉鼓寂。甚乃迷離芳草。壁破牆傾。簷網珠絲。金容剝落。況鳴爐火冷。誰聞木樨之香。貝葉塵封。難登法王之殿。衲因遊港地。覩此荒涼。惻念悲懷。進退維谷。再三思念。勉力周旋。遂同徒等。刈草披荆。十稔於斯。畧刑眉目。所冀十方善信。聯盟給孤之心。四海

偉人勿哂山僧饒舌。果如斯願。遂使工成指日。金容煥燦於三千。梵宇玲瓏。璀璨增光於泉石。將見他年福果。庇蔭人天。德邁三乘。功歸佛果矣。茲將捐題姓氏。共勒貞珉。以曉後來。永垂不朽。是爲序。

住持妙參全徒
智修喜修募化立

國十三年歲次甲子季冬

創建普渡橋碑誌

夫觀音山麓。地藏殿前。有雙澗迴瀾。而群峯拔繞。兩水適合。一溪環流。此地非橋而莫通者。理必然也。妙參上人。有見於此。謀諸善輩。群首點胸。一舉而成。百敷三奏。大士云。衆生渡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所以行彌法界。普濟衆生。度脫有情。同登彼岸。而橋名普渡者。良有以也。今工告竣。列位芳名。勒之貞石。以垂不朽云爾。

民國十三年

三寶佛弟子妙彥黃燕庭拜撰

觀音山記

予曩年過潯陽。登匡廬。觀所謂五老峰者。其峯欹斜突兀。有類五老比肩聳立者。因名以五老峯云。香島之北。有山曰觀音者。秀其之山也。羣山環繞于左右。圍可四十里。南曰大帽山。蜿蜒而起伏。北曰雲頭山。聳然而特立。兩山環抱。山麓交會于錦田之墟。介兩山之間。矗然而髻出者。則觀音山也。蓋因山之形有類于觀音大士者。故以爲名焉。覽者以其峰高聳而頂圓。儼如大士之首者。蒼翠碧綠。雲嵐繚繞。則螺然如大士之髻也。其山之兩肩。平垂舒展。則又如大士端坐而跏趺也。膝傍有小邱隆然。說者又謂童子侍大士者。於是乎山之形似大士。而人亦遂以大士名茲山。此觀音山之名所以聞於遐邇也。依山築室。有蘭若三間。山之左。曰紫竹林。築於大帽山與茲山之間。山之南。當大帽之麓。則圓通在焉。據山之中。背依山而面臨海者。則凌雲寺也。紫竹林以大士之境名。世有所謂紫竹中觀世音者。蓋此意也。圓通以大士之道名。卽楞嚴經大士所修證之耳根圓通三昧也。而凌雲則以山常出雲。雲之繞於山者。獨多於他山。而寺之築於山者。亦因之凌乎雲。凌乎雲者。卽以之名其寺。此山之所以名大士。而寺之所以依乎山而凌乎雲。其額名之意歟。或謂何山無雲。而獨奇於茲山之雲乎。曰。吾聞夫釋尊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夫大士以廣大慈悲。

隨類現身。凡有奉持大士者。無不頓獲清涼。安得熱惱衆生。悉蒙大士之甘露乎。矧茲山以天造地生之狀。人事輔設之宜。烏得不因形立名。而彰大士之慈德乎。若是則山以大士而名著。寺以茲山而益勝。皆理勢所宜然也。自予來居茲山。五閱寒暑。惟以疎懶性成。習於枯墮。滄桑變更。閭里爲墟。回首前塵。恍如彈指。浮生若夢。信不我誣。第以十載湖山。煙霞性僻。流連光景。樂以忘懷。嘗於禪誦之暇。時臨登覽。峯巔聳峙。攀陟爲艱。極目滄流。窮島嶼之濔洄。遼望平原。數村落之棋布。樵牧互歌。群鳥競鳴。每當春夏之交。草木鬱茂。松竹森陰。幽泉澗出。澄然可鑑。若夫秋高氣爽。長空萬里。碧海澄平。一望無極。爽懷濶目。心曠神怡。翛然若置身於清虛之境。杳不知有人間之火宅焉。予遊名山大川。不逮好遊者十一。如衡嶽之高。矗匡廬之奇秀。天台之鬱茂。九華之峻逸。西子湖之冶麗。錢塘潮之奔放。巍然爲域內之奇觀。而余或遊或止。未若居於茲山之久也。意者予於茲山。有前緣耶。抑予心慕大士而樂居於茲耶。予不得而知矣。予于向所遊山。或記或否。獨于茲山。有不能忘于懷而已于言者。故記之。

藏經樓記

覺法

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言必有道。其言乃尊。道必藉言。其道乃傳。道者衆生之慧命。言者傳慧

命之具也。道亡則衆生之慧命喪。言絕傳道之具失。欲續慧命。必求于道。欲會于道。必求于言。言存而道明。道明而性顯。理事所必然也。大藏經者。道之體。言之具也。言其道。則世間道。出世道。無一道而不具。論其言。則真諦言。俗諦言。無一言而弗美。實乃吾佛之心印。衆生之慧命。闇世之明燈。苦海之慈航也。釋尊以大覺圓證之道。宣五時八教之言。既設化于當時。復垂型于後世。懿歟盛矣。溯自白馬東來。騰蘭開傳譯之權輿。負笈西遊。顯奘啓求經之朕兆。立教興宗。天台共賢首而齊輝。宏淨傳禪。慧遠並達摩而同耀。窺基闡法相之宗。道宣倡律儀之規。靈文五千軸。疏註萬餘冊。時逾三千載。法週五洲界。輝煌燦爛。信靈府之秘寶。歟。凌雲寺者。香海之阿蘭若也。剏建弘敞。設備周至。佛殿巍煌。禪堂邃濶。五觀堂之特設。時餐香積之飯。地藏殿之幽邃。常聞洪鐘之聲。其有屹然孤峙。巍然而弘壯者。藏經樓也。樓前有池。曰偃月之池。後有樓。曰洪鐘之樓。其下曰講法堂。兩傍有水溝。每當春夏之交。山洪暴發。水聲淙淙。與梵唄聲相喧和。樓之中供三聖金像。兩軒則藏經櫃在焉。櫃有四儲。經之函有四十。蓋爲頻伽藏也。中闢閱經室。以供臨閱者之需。設至備也。若夫登臨遠眺。江山在望。叢竹蔭蔽。雲嵐繚繞。四時之景。均有可樂。淡其懷。寧其志。或宴坐。或經行。或翻貝葉。或持佛名。可以息心慮。靜性靈。啟智慧。却蒙愚。蓋斯樓之助於人者多矣。自予來往斯樓。秋月頻圓。悲浮生之多艱。聊寄形於勝地。念正法之深恩。因濡毫而作記。

學戒堂記

戒修

一切佛法。戒定慧三。攝無不盡。明斯三學。斯明一切佛法矣。而慧必資於定。定又必基於戒。戒者。定慧之基。佛法之本源也。蓋慧之生。由於心明淨。心明淨。由於定力深。定力深。由於攝放逸。攝放逸。由於持佛戒。而持佛戒。則又由于能受學也。若受而弗學。則戒胡能明。戒不明。則胡能持。不持戒。則又胡能定。胡能慧乎。然戒之爲言。謂能止惡防非也。梵語波羅提木叉。譯言保解脫。謂依戒律保得解脫也。今以四科釋之。一曰戒法。卽佛所制定之律儀。有七衆之別。卽比丘比丘尼之具足戒。沙彌沙彌尼之十戒。式叉摩那之六法戒。優婆塞優婆夷之五戒。與八戒是也。二曰戒體。謂受戒者心中取得防惡功能之體性也。此戒體有色心及非色非心之三義。而四分律依成實論。非色非心爲戒體。謂此戒體無相。不屬色心二法也。三曰戒行。謂隨持戒體而現于身口意三業之如法動作也。四曰戒相。謂因持戒。美德外彰。而可爲他人之軌範也。此四科攝一切戒之意義。實相關而非獨立者。夫戒有通受別受止持作持之分判。通受者。卽三聚淨戒也。一曰攝律儀戒。謂守律儀而抑止一切惡也。二曰攝善法戒。謂能廣行一切善法也。三曰饒益有情戒。謂能以慈悲喜捨六度等法。而普饒益一切衆生也。別受者。卽七衆各別所受律儀之戒法也。又七衆均能受菩薩戒爲通受。比丘僧尼

所受具足戒爲別受。所謂止作二持者。諸惡莫作名止持。衆善奉行名作持。卽前三聚之初一名止持。後二名作持也。又戒有大乘小乘性業遮業定共道共世間出世間解脫別解脫之義別。五部三家之分派。學者所宜觀摩研味而依奉之爲師者也。凌雲寺住持智修上人。旣受寶華山之戒法。歸而創學戒堂。令闔寺佛子。朝夕聚學。起止云爲。奉行維謹。威儀楚楚。法度嚴肅。深有得于佛制之遺意焉。吾知諸佛子。依戒爲師。依戒而住。依戒而行。畢盡形壽。弗離此戒。則定慧可發。生源可盡。佛果可期矣。是則智上人學戒堂之設。與諸佛子之習學。其功德因緣。豈不遠且大哉。

鐘樓記

圓音

三界冥冥。群生昏昏。從曠劫來。終莫之醒。賴有佛陀。誕生濁世。慧日高懸于世界。冥冥者明。法音獅吼于人寰。昏昏者覺。亦有盲聾。弗見弗聞。類彼幽途。欲聞無由。迺有方便。剏爲巨鍾。震聲大千之界。警覺六趣群生。其德澤之深洪。豈思議之可量乎。爰夫擊鍾之緣。可得而稽焉。付法藏傳云。罽賓膩吒王。以大殺害死墮魚中。劍輪繞身而轉。隨斫隨生。痛苦莫可言說。時羅漢爲維那。依時打鐘。魚聞鐘聲。劍輪住空。因遣信令長打七日。旣已受苦卽息。乃至三塗苦趣。凡聞鐘聲。盡息苦具。脫幽出厄。此擊幽冥鐘之所由來。其功德利益有如是也。距凌

雲寺百步。曰地藏殿。殿後有樓。高聳連雲。形勢雄壯。蓋鐘樓也。樓爲方式。四角簷飛。中頂鑿出十數里外。隱然可望。樓中供地藏大士像。鐘懸像傍。高八尺。圍丈餘。其聲隆隆。遠聞數里。自日午至夜半。依時撞擊。打鐘師二十年來。棲止一樓。欣然自得。可謂常精進矣。予客居于此。忽忽四閱寒暑。賦性癡迷。賴聞洪音。時資警覺。啟大夢之昏蒙。發無常之深省。久之。聞性漸朗。聲塵日融。因知吾人聞之。尙能獲益。況冥冥三途之幽靈。其有聞者。必能解重苦。悟性靈。超幽關。登雲路矣。予以愚者之所得。故感而爲之記。世之智者。亦知大士誓願弘深。慈悲普渡。於人無不度。於苦無不拔矣。

功德堂記

檀修

嘗讀淨土諸經論。讚歎極樂世界。依正主伴功德莊嚴之妙境。輒心嚮往之。及讀佛華嚴經。見蓮華臺藏世界之精微廣大。莊嚴之盛。無與倫比。重重無盡。無盡重重。尤爲不可思議之聖境也。因竊慨嘆彌陀釋迦果德之圓滿。而思所以感此殊勝果德者。實由歷劫種植特殊廣大之因德所致耳。夫衆生之所以淪流生死。窮劫孤露。招此薄福少慧之身命。居此五濁熾盛之世界。亦由往昔對於三寶。未有深植福田故耳。更安有無量莊嚴之妙果哉。故諸佛與衆生果上之美惡。視乎因中造植之良否。從可知矣。今夫衆生欲轉多生之苦果。必植勝

大之眞因。欲勝大之眞因。必求妙應于三寶。良以三寶乃衆生之慧命。群靈之福田。興三寶卽所以救衆生之慧命。亦卽開衆生之福田也。使世無三寶。則衆生之慧命。福田將無由而生而植焉。觀夫古今高賢哲士。名聞淑媛。隆興三寶。罔遺餘力。史蹟名區。班班可考。勝德眞因。尤足尙矣。凌雲寺者。初創於明宣德年。繼建於道光時。復興於民國。殿堂群寮。旣闢旣成。功德芳名。勒傳貞珉。更建功德之堂。獻以香花之供。旣標檀越弘施之勝名。復資佛子重修之法利。財法分施。心力各盡。可謂雙美矣。智修上人。乃因堂小且舊。擇于甲戌。重闢新堂。將前日之芳譜。一一繕成。備今後之賢名。續續可列。佛子與檀那而無極。眞因共勝果而同懋。或遊華藏之界。或胎蓮台之國。或預龍華之勝會。或登兜率之高天。是則德無虛施。功有可必矣。爰撮數言。記茲堂壁。

涅槃堂記

寂然

悲夫。衆生居生死海。或沉或浮。一唯業風識浪所飄泊。而不思所以渡登彼岸。良可痛已。惟我佛陀。以大慈悲。示涅槃道。普令芸芸含識。同登彼岸。而越苦海。其法誠善美矣。然涅槃云者。譯言寂滅。謂脫離生死。而至不生不滅也。世之誤解者。以涅槃同于死亡。不知凡人沒此生。彼循環諸趣。與吾佛所云之涅槃。奚啻白黑之分。夫涅槃小之可不死。無去無來。大

之則或生或死。能去能來。在生死而不爲生死縛。證涅槃而不爲涅槃滯。詎得與凡人爲業識所使之生死同語哉。若夫證涅槃之道。則未易語焉。蓋衆生淪生死海。未嘗不欲求登彼岸。奈爲業風識浪所飄汨。而終不能直達彼岸者。比比然也。其故由于求之者。或爲業境之風浪所折廻。或爲之沉沒。或怠于進行而廢于中途。或望洋興嘆而莫肯起行。或迷于方向。而時盡弗至。或舟楫漏壞而易之則迷。凡此者。皆弗至者也。甚矣。涅槃彼岸之難達也。雖然。生死大海。有大舟楫。茫茫洪流。有大導師。特因群生迷而弗知。或雖知而弗求。或求非其道。誤入險途。或徒逞自力。百無一達。皆可悲也。倘能誠信諦求。則極樂淨土。涅槃之彼岸也。彌陀慈父。苦海之導師也。信願持名。穩固巍大之舟楫也。十六妙觀。端舟正方之指南也。以持戒爲櫓。以定慧爲風帆。直達淨國之彼岸。頓離娑婆苦海。證涅槃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復何難哉。凌雲住持。念人生老病之苦。設常住應備之宜。于是作涅槃之堂。廣袤合度。光氣鮮明。信安養之化城。棲真之佳所也。堂成。謀所以記之者。曰。生死雖險。舟師俱備。行者求之。復何患焉。果能信願真切。持名堅固。登涅槃岸。頃刻間耳。小之可以斷生死。證涅槃。去娑婆歸極樂。大之則入涅槃。出涅槃。以了無涅槃之相也。脫生死。入生死。以不爲生死所縛也。惟若是也。則不獨常住成就之意。慈亦乃行道者之本分事耳。行者盡自信勉焉。

幻廬記

幻生

幻廬子居幻室。有幻人來而問曰。子之廬曰幻廬。子之名曰幻廬子。敢問意何居而以斯名也。幻廬子曰。試先言爾之名。然后告予名于爾。幻人曰。可。吾所以名幻者。據吾所歷與所得于佛之義也。吾初不知人事爲幻夢。自童至幼。自幼至壯。自壯至老。數十年日處于夢幻之世。而不知其爲夢幻也。今老矣。回思昔者。馳逐于身家名利。是非人我種種顛倒之幻事。恍如夢寐。無一現在者。而今頽然老矣。親逝眷離。朋交無靠。孑然一身。支骨撐立。水火熬煎。頭童齒活。步履龍鍾。西日奄奄。速將不久矣。日者過某寺。聞某師講金剛經。至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予不禁爽然者久之。歸而思。益不禁重有感焉。由是日以思。夜以思。思吾昔者之所爲。證之向者之所聞。因而唏噓感喟者累日。而豁然悟知人世果爲夢幻矣。嚮者第知夢之爲夢。今則知寤之亦夢矣。嚮者第知術之爲幻。今則並吾之所爲亦幻矣。非獨此也。卽吾之身。亦未始非幻夢也。且嚮者本無我身。忽幻而有我身。既有身矣。又幻出種種之事物。夫此身也。物也。旣從幻出。安知不一旦忽幻有我而爲無我乎。有物而歸無物乎。無幻爲有。有復歸無。同一幻也。孰知何身何物之非幻哉。今知矣。且恨知之晚矣。詎必待無常到來而后知乎。吾今不能以夢名。且以幻名。因自號爲幻人焉。不識字之幻。

亦同吾之幻乎。抑有異于吾所云乎。敢聞其說。幻廬子曰。爾既知幻矣。抑爾之知。與嚮者之不知。其意有無別乎。幻人曰。烏得無別乎。嚮不知幻。見有可好者。百思欲得之。見有可惡者。力謀拒絕之。凡有利吾家而益吾身者。必謀得之。遂吾意而后快。今知幻矣。吾身尙屬幻有。外物得非幻有乎。他日吾身幻歸于無。外物得不歸於無乎。由是而嗜欲絕。謀慮亡。灰其心。枯其意。亡懷得失。絕意美惡。無思也。無爲也。混混默默。與道相泯。沉沉寂寂。與立相符。儒之默識。道之無爲。佛之寂滅。亦若是而已矣。吾更何暇外慕哉。幻廬子曰。爾言則然矣。其行則似矣。惜乎有異予之所云焉。今告予之幻于爾。爾其審之。夫爾之所知者。幻人耳。幻世耳。乃至幻物也。幻事也。是皆娑婆衆生業果所感應有之幻相也。爾所知者。僅若是乎。爾亦知有世事人物之非幻乎。居吾語爾以不幻者。夫此娑婆五濁惡世。誠幻世也。世之事。誠幻事也。世之人。誠幻人也。世之物。誠幻物也。一言蔽之。無一而非幻者。過此土之西。經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非幻世也。其國有佛。號阿彌陀。及彼人民。壽命無量。非幻人也。其地樓閣七寶所成。衣食百物。不壞不滅。非幻物也。其國人民。及諸畜物。皆作念佛念法念僧之事。非幻事也。爾既厭此幻世。當思不幻者以居之。欲生不幻之國土。當念彼佛阿彌陀。既念彼佛。定生彼國。既生彼國。決定非幻。爾能諦信否乎。幻人曰。果有此。吾烏得不信。特吾又聞之。生死

涅槃俱不可得。煩惱菩提皆是空寂。斯云若此。予言若彼。予益滋生疑矣。幻廬子誠言而告之曰。爾誤矣。夫爲此言者。佛及菩薩之事也。予與爾均苦海之凡夫耳。當先思所以脫生死斷煩惱。然後可語于是。所謂未渡須用筏。到岸不須舟。倘未至彼岸。而云不須舟。則終滯于此岸耳。是故生死未了。而云云若此。非獨佛果不可期。將終淪于夢幻之濁世。受此夢幻之苦身。而顛倒于夢幻之事物。而萬劫千生迷醉沉淪于夢幻之苦海。噫。可痛矣。譬如饑餓者求食。腹飽無須食。倘猶未果腹。而云不須食。鮮有不爲餓殍者。爾可諦審長思矣。予之所云幻者。幻其所幻。而有不幻者存。非若爾之所云幻也。爾歸而求之。有餘師焉。毋事予之多言。幻廬子既與幻人語。念其言有可資于道者。因記于幻廬之壁。而爲不知夢幻之世者。與雖知而弗行。或欲行而不知嚮往者告。

客樓記

征雁

楞嚴經云。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掌亭人。都無所去。名爲亭主。予讀經至此。慨然有思。由是顏其居曰客樓云。蓋誌意也。慨予之生齡三十。而作客者二十年。其間足跡所至。如吳越皖贛湘鄂閩粵諸名勝。或久或暫。要之無時不在客中。予自來此。忽逾五載。比之二十年間。以此爲最久。然又無時而非客也。自今已往。或去或留。意者其終爲客乎。

若是則固余之志也。何者。蓋人生于世。固無無終之一日。既有終之之日。則一期壽命之修短。亦不過爲時之久暫。而吾身則終無常住不遷之希冀。吾身既不能常住而不遷。則比人之客于四方者。何以異。由是推論。凡人生行止久暫。異地鄉梓。蓋無處而非客。斯無時而非客矣。吾佛之言六趣輪轉也。俄焉而天。俄焉而人。俄焉而修羅鬼道。俄焉而地獄畜生。六趣以天趣爲時最長。其樂亦大。自彼視之。以爲長且大矣。以菩薩羅漢視之。未足爲長且大也。視其數萬劫。直如頃刻間耳。而況以佛眼觀之乎。天界且若此。而況人生數十寒暑乎。古人以宇宙爲逆旅。光陰爲過客。其亦知乎此意矣。若然。夫吾之數十寒暑。既無往而非客。則擾攘含生。又豈無一而非客乎。吾不知孰爲久住不遷之主人焉。世人以數椽之屋爲吾之居。而吾爲之主。一旦離其居而他往。輒易主而爲客。若不勝其異地寂寞之情者。此未足語于斯意也。試看今日之移民。孰非嚆昔數椽之屋主。

紀念釋迦文佛成道日講詞

偉修記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爲我三界大師。四生慈父。釋迦牟尼文佛成道日。凡我佛子。理應舉行慶祝之典禮。而予忝居講席。不得不將我佛本迹之盛史。畧爲諸同道解說。一以表我佛成道紀念日之盛舉。一以資吾人學佛之模範。茲分述之。

一釋尊往昔與現世之畧史

按法華經云。爾時世尊。知諸菩薩。三請不止。而告之言。汝等諦聽。如來秘密神通之力。一切世間天人及阿修羅。皆謂今釋迦牟尼佛。出釋氏宮。去伽耶城不遠。坐于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我實成佛以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觀此。可知我佛非止今生方始成道明矣。而各經論敘述我佛往昔行道度生之事蹟詳多。今且准數部經論明之。按大度論云。釋迦文佛。先世作瓦師。名火光明。爾時有佛。名釋迦文。到瓦師舍寄宿。師以草座燈明石密漿三事奉佛。發願云。我於當來作佛。如今佛名無異。自此以去。值七萬五千佛。最後名尸棄佛。無不供養承事者。復從尸棄歷七萬六千佛。至燃燈佛。當時我佛號曰儒童。以五莖蓮花獻佛。及禮佛足。見地汚濕。即解鹿皮衣覆之。掩泥不足。乃解髮覆地。令佛躋而過之。佛因記曰。汝自此後。九十一劫。劫號爲賢。汝當作佛。號釋迦文。復從此去。經七萬七千佛。最後名毘婆尸佛。亦無不供養者。爾後更奉五佛。受迦葉佛之記。號釋迦牟尼。即現在賢劫第五尊佛是也。此論我佛發心與成道之本末。猶未明行道之因緣。惟我佛廣修萬行之事。不勝枚舉。約而言之。不出六度。今明我佛往昔行六度事。一布施度。如爲尸毘王。徧割身肉。就鷹貿鵠。至盡一身。不悔不恨。自誓真實。感身平復也。二持戒度。如爲須摩提王。捐棄

國位。以身就死。持不妄戒也。三忍辱度。如爲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體。慈忍不動。感身平復如故也。四精進度。如爲大施太子。求如意珠。雨寶濟貧。得珠復墮。誓抒海水求之。筋骨斷壞。終不懈怠。感諸天助。抒水遂減半。龍王恐怖。送珠與之也。五禪定度。如爲螺髻仙人。入定山中。鳥卵於髻。待鳥飛去而後出定也。六智慧度。如爲劬嬪大臣。分閭浮提爲七。城邑山川。大小均等。息諸王諍也。復於無量劫中。或爲王侯。或爲官吏。或爲百業。或爲役隸。乃至或爲微生物命等。無不積衆善事。修諸苦行。行人所不能行。爲人所不能爲。以及大千世界一針錐地。莫非我佛捨身受身行道之所。由是可知釋尊本地中之劫長行廣矣。夫我佛今世應化事蹟。經文繁多。今撮其義而述之。蓋我佛道功既成。于是升兜率天。觀緣降生。一觀衆生緣熟。二觀時至。三觀最勝國土。四觀尊重種族。五觀真正父母。五事既可。乃降維衛羅國。淨飯王爲父。摩耶夫人爲母。十月既滿。夫人遊園。舉手攀樹。遂從右脅而降生焉。其生也。放大光明。照耀人天。四方而各行七步。九龍而共浴一身。震六動于大地。舉三界而稱尊。蓋當我國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也。考周書異記。載是日江河泛溢。山川宮殿震動。有五色光貫太微宮。王問羣臣。太史蘇由奏曰。西方當有大聖人生。卻後千年。教法當流此土。王令鐫石埋於南郊。誌之。迨至總卯之年。既習文而習武。及夫稍長之歲。亦知幻而知空。歷遊四

門。觀化境而興歎。周觀臥嬪。悟穢軀而生厭。當其夜靜人寂之時。便是乘馬出城之日。落髮于跋伽苦行林中。易衣于獵師袈娑之身。愍衆仙之邪論。示正道之法輪。遊歷五載。盡達當時之學。從仙習定。知非想之摩真。欲抉真性之源。遂往雪山行道。

二雪山苦行與成道之因緣

釋尊既畢群仙之業。知非究竟之道。于是詣雪山。修苦行。期六載。成正覺。坐道場。轉法輪。度群生。出火宅焉。其始也。悟有爲之如幻。知妄念之非實。外絕諸緣。內息攀慮。食麻麥以充饑。披縷褐而遮體。歷風雨而不移。經寒暑而靡間。六載之苦行已滿。諸佛之道果將成。四大之幻質匪堅。身形消瘦。牧女之乳糜興供。相好輝煌。澡浴于泥連之河。披着以糞掃之衣。詣來菩提樹下。端坐吉祥草中。觀明星而朗然大覺。見自性而非從外得。乃曰。奇哉奇哉。大地衆生。皆有佛性。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由是破八十億之魔軍。成百千萬之三昧。受梵天王請。詣摩伽陀國。其國多諸道。無非橫生計度。遂奮師子吼。驚群邪之迷夢。發象王行。破衆外之頑鋒。莫不捨邪歸正。罔弗棄闇投明。三千子弟。悉生春風。八萬魔軍。均歸佛化。大放正法之光。頓醒人間冥夢。

三一代說法之盛蹟

冥冥長夜。賴有光燭。昏昏羣生。幸獲覺人。倘無光燭。長冥何卻。不有覺人。羣迷奚曉。光燭爲誰。吾佛是也。覺人爲誰。亦吾佛是也。巍乎天地。不足踰其大。煌乎日月。不足方其輝。赫赫乎不可得而思議焉。詳夫一代經教。沙塵莫喻。擷領提綱。五時八教。初現舍那尊特之身。說華嚴圓頓大教。七處九會。度利根於類類。四界十立。闡妙義于重重。悲凡小之未了。捨頓大而詮權。于是說三藏教化。凡衆機經。則四種阿含。律則五部毘尼。論則阿毘曇等。總此三藏。法說四諦因緣。理詮真俗二諦。詳制止惡之規。辯析色空之論。凡夫聞之而悟道。大士捨之而進修。是以說方等。申彈斥。資四教以並談。統大小而普被。褒以別圓。貶以藏通。讚以頓大。恥以漸小。俾其自卑敗乘。企慕大法。曉以棄有著空。還如避溺投火。於是濟以般若之水。蕩其執情。益以智慧之炎。化其頑見。令悟妙有非有。真空不空。破二邊之邪執。泯中道之但中。歷多年之淘汰。經四時之熏修。根純機熟。緣至時臨。由是示以出世本懷。授以菩提之記。開三乘之權談。顯一乘之實教。開權顯實。無權不實。會權歸實。卽實容權。事理雙融。性修一致。有學無學。盡得授記。若凡若聖。均堪作佛。出世之本懷已暢。一代之化道將圓。人天之機緣方畢。涅槃之時期踵至。靈山之勝會始散。雙林之法筵又啟矣。

四 雙林入滅之遺訓

雲歛雨霽。薪盡火滅。事固如是。緣熟則現。機盡則滅。理亦宜然。蓋法華如破大陣。凱旋之功已奏。涅槃如收餘機。招撫之事非難。雙林既我佛入滅之場。鶴樹亦如來潛輝之所。是以法筵重啟。釋尊垂涅槃之教。供養初設。陀羅盡最後之誠。追述四教之法。重收三根之機。談真常之不變。演佛性而無虧。迨至法輪輟轉之刻。佛日將沉之時。垂四訓之微言。立萬世之芳規。毘尼既入道之基。念處亦祛執之首。治惡莫踰默摺。卻疑有賴言證。垂訓既畢。遂吉祥于右脅矣。由是諸大弟子。哀痛窮天。人天百萬。悲傷無地。悼群生之失恃。驚佛日而遽沉。聖棺舉而聖火焚。舍利分而天人供。迦葉受正法之真傳。阿難集一代之聖教。優波離纂律藏于親承。羣弟子宏像教于人寰矣。

五 慶祝與感想

十方國土。無量無邊。一切佛陀。靡窮靡盡。國土既多。優劣焉等。諸佛雖分。道法非殊。緣群生之機感有差。故諸佛之垂應亦異。然而他方國土。既寶地而寶居。人民亦長形而長壽。娑婆則荆棘其穢區。短促其身命。哀我蠢蠢。負愧何極。而我釋尊。慈悲切切。大願重重。取五濁惡世而非嫌。度剛強衆生而不棄。示跡印度國。說法五十年。既樹當時之教。復垂後世之型。吾

儕生三千年後。得聞正法流傳者。豈非我佛出世之賜乎。且國土人民。既歸佛化。成道良辰。能毋慶祝。是宜因香花而供養。藉果蔬以獻誠。諷讚揚歌詠之詞。唱三界獨尊之號。尤應宣我佛本迹之盛事。震群迷顛倒之頑夢。此予因慶祝而演說。因演說而有感也。然予之感想。即人人之感想。而人人之感想。亦即予之感想。良以事實既同。感想焉異。恐有未明。畧示梗概。夫娑婆之國土衆生。既濁且惡。我佛不棄。惠然垂化。是可感者一也。佛成道日。非爲自成。爲度生而成。度生必說法。說法而吾儕末劫之衆生有賴。是可感而又可慶者二也。當我佛觀明星悟道時。曰。奇哉奇哉。大地衆生皆有佛性。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是言也。佛眼徹見之明。而洞照衆生病患之癥結也。蓋衆生所以汨沒輪迴而莫能解脫者。實妄想執着爲耳。今我佛未坐道場。而衆生之病已說。即治病之藥亦宣。良以病在妄想。知其妄而反之。則正念可現矣。病在執着。知其執而破之。則解脫可復矣。是則未顯尊特。而華嚴已說。未趨鹿苑。而阿含已宣。未說方等般若。而二乘之法執已滌。未示法華涅槃。而實相佛性亦已顯矣。何則。蓋一切衆生。同一妄想執着也。苟不執中。則我佛之華嚴可以無說。苟不着有。則我佛之阿含可以無說。苟不着空。則我佛之方等般若可以無說。槃若苟不着三乘。則我佛之一乘可以無說。苟不執妄性。而我佛之眞性可以無說。由此觀之。大地衆生。固皆同一妄想執

着。捨是別無所謂病也。生此也。苦海火宅也。而我佛五時說法。蓋亦破妄執之詞。捨是又別無所謂法門也。佛法也。菩提涅槃也。故知我佛之所悟者。悟此妄想執着。衆生之所迷者。迷此妄想執着。悟此所以成正覺。證涅槃也。迷此所以入邪道。淪生死也。如是而已。豈有他哉。吾故曰。我佛未坐道場。而法門已說。未度衆生。而大事已畢者。卽此意也。是又可感者三也。佛臨滅之遺訓曰。汝等于我滅後。依戒爲師。依四念處。住夫前之所謂妄想執着。與今之所謂戒念處者。非詞別而義同耶。其詞雖異。其義則同。吾何先後焉。蓋所謂戒者。軌持正道。止惡防非之意。非因衆生盲從于邪魔外道之師。幽蟄於顛倒矯亂之論。而不能自振者耶。今特誡之曰。一切衆生。依戒爲師。則其邪倒之師論。將不攻而自破矣。夫所謂四念處者。卽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是也。此之四顛。乃衆生日用生活之家具。而兢兢依之爲命者。故我佛特訓之曰。當觀四大假合之身。無有淨者。六塵浮境。數數逼迫。無可樂者。妄想生滅。熾盛爲勞。無有常者。諸法緣生。暫有非實。緣散還滅。竟無我者。四倒旣破。生死可脫。然四倒又因執着而有也。設不執身爲淨。則無愛惜營衛之倒。不着境爲樂。則無貪求爭奪之倒。不執心爲常。則無形爲心役之倒。不執法爲我。則無橫計亂論之倒。故曰破四倒。必破妄執。妄執破而四倒無從發生矣。是則我佛初成道之言。與遺囑之詞。其義豈有異致乎。

而衆生竟盲然不知。蠢然莫曉。猶復計長執短。橫度盲求。師心自用。想相爲眞。是非莫辯。倒正叵別。豈不可恥。豈不可憐。嗚呼。事非一日。由來尙矣。安得我佛大慈大悲。現圓滿身。灑清涼水。一洗惡濁之空氣。震師子吼。一惺群迷之頑夢乎。嗚呼。吾日望之矣。此予尤不能已於感者四也。總此四感。諒關心佛學者。當不謀而同也。

六 對于今後佛徒之希望

今日雖爲佛成道日。實當佛滅後三千年末法之時。吾人居今末法之世。而當佛成道紀念之日。實慶祝與感想同興之候也。蓋成道慶祝。理固宜然。俛今思古。焉能無慨。況值此物欲怒發之時。競爭橫挾之日。人道且不暇顧。何有於絕嗜欲。斷鬪爭之佛法乎。然此不足深咎。所不能辭其責者。吾佛徒耳。吾徒不能效釋尊偉大之精神。發奮破群邪以轉救惡濁之劫運。徒悲夫人世之日下。坐觀其成敗。亦見其惑矣。甚者衣冠其像。乖亂其行。興世詬病。甘作獅虫。復將何以自解乎。故予于今日而有重悲夫我佛出世成道之苦心。又悲夫吾儕不生於佛成道說法之日。而生于三千年後之末法惡濁之世也。若是則慶者慶吾佛之成道也。感者感吾儕之不遇也。慶者慶吾儕雖不遇。猶得爲佛之徒也。感者感吾儕雖爲佛徒。又不能行佛事也。雖然。事在人爲。徒感何益。既爲佛子。當行佛事。何若奮偉大之精神。效我佛往

昔積極之大志。雪山堅忍之苦行。則必有坐道場成正覺之今日也。何憂乎世運之不轉。人心之不革哉。此予所以深有絕大之希望于諸同道也。有志者事竟成。願毋疑乎吾之言。

紀念阿彌陀佛誕日講辭

證文記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爲阿彌陀佛誕辰。凡我佛子。理應舉行慶祝之典禮。然尤不可不將此舉之原原本本。畧爲諸同志解釋一番。藉以明其底蘊也。試分述之。

一 阿彌陀佛之史畧

按無量壽經云。過去久遠。世自在王佛世中。有一國王。聞佛說法。心懷悅豫。發無上正真道意。棄國捐王。而作沙門。號曰法藏。詣世自在王佛所。求佛說法。時世自在王佛。爲廣說二百一十億諸佛刹土。天人之善惡。國土之粗妙。應其心願。悉現與之。時彼比丘。聞佛所說嚴淨國土。皆悉觀見。起發無上殊勝之願。其心寂靜。志無所著。具足五劫。思惟攝取。莊嚴佛國清淨之行。如是修已。詣彼佛所。白佛言。唯願聽察。如我所願。當具說之。乃發四十八種大願。其願相具如經說。又鼓音王經云。過去劫中有國名妙喜。王名憍尸迦。父名月上。轉輪母名殊勝妙顏。時有佛出世。名世自在王。憍尸迦心發道意。棄捨國位。投佛出家。號曰法藏比丘。復有悲華彌陀觀無量壽等經。均載有阿彌陀佛往昔發心行道及成佛國土等事蹟。需者自

尋。今所述者。乃就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佛前選擇淨土及發願行道之畧史耳。按法藏于世自在王佛前選擇淨土時。乃廢五劫之長期。復經不可紀劫。廣修萬行。以期實達所願之目的。以故于此長劫中。或爲帝王。或爲富豪。或爲僧侶。或爲人役。乃至或爲微生物命等。凡有益于衆生者。無不施行。並無欲瞋痴慢之惡。不着色聲香味之塵。忍力成就。少欲知足。長求清白之法。惠利羣生。觀此。可知彌陀心量之廣大。願力之安深矣。以故今能屹然立於我娑婆之西。過十萬億佛土。而成一最極精妙依正主伴優美絕倫之莊嚴淨土。而爲十方國土中之最優等國也。有志者事竟成。吾于斯益信焉。

一一極樂國土之莊嚴

論何國土之立名。必據有深要之意義。考我娑婆國土。譯云堪忍。謂此國中一切衆生。由自業力。感有莫大之痛苦。以刺激其身心。令無可樂着之餘味。而衆生非但不以爲苦。復以爲樂。宜乎名之曰堪忍也。然極樂國之立名。當亦有其要義。按阿彌陀經云。爾時佛告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爲極樂。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極行樹。皆是四寶所成。周市圍繞。是故彼國名曰極樂。又觀無量壽佛經中述明

極樂之莊重景象。微妙廣大。迴非凡夫心量所能窺測其萬一。直言之。卽其國中之主伴依正。靡不感受無量之樂。竟無一事能稍拂其意。其國種種之美滿。有如是者。是則准義定名。而曰極樂。不亦宜乎。苟以我土視之。能免隱刺之誚。而負愧爲何如哉。

三六弘名之解釋

按南無阿彌陀爲印語。南無譯云歸依。卽歸順依從之意。阿彌陀譯云無量壽。或云無量光。無量壽言佛之壽命不可紀極。迴超三際。無有限量也。無量光者言佛之身心光明。悉能徧照塵刹。不問何類。凡有歸者。均得蒙光攝照。轉迷愚而爲明智。化熱惱而成清涼。輝煌燦爛。靡得而稱。則亦曰無量而已。又所謂壽者言其體也。蓋法身無始無終。絕古絕今。不縱不橫。非生非滅。對世間壽之有盡。而曰佛壽無量。隨俗說耳。又所謂光者言其相用也。觀經明佛有八萬四千相。相有八萬四千好。好有八萬四千光明。一一光明徧照十方一切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觀此可知阿彌陀佛之相好無量。故光明無量。光明無量。故攝照衆生之大用無量也。實則壽命無量。光明無量。人民無量。莊嚴無量。依正主伴。莫不皆無量無量也。佛字具有自覺覺他覺滿之三義。卽無法不備。無生不度。自他俱利。萬事究竟之德號也。總合言之。卽歸依無量光明大覺世尊之謂也。夫阿彌陀佛有如是等之偉德大願。極樂國土有無邊

之微妙莊嚴。則吾人不此之歸。更復何歸。不此之依。更復何依乎。良以佛既光壽無量。而吾儕歸之。則光壽亦無量矣。佛既莊嚴無量。而吾等依之。則莊嚴亦復無量矣。故彌陀經云。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又曰。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其斯之謂歟。

四 求生淨土之資糧

夫出國裹糧。遠旅需資。事勢宜然。非可否論也。吾輩求生淨土。亦必需于資糧。而法門無量。資糧亦廣。何必專于淨土法門耶。此理復雜。以待下章條述。今但謂吾人不求生淨土則已。生則必須斯門。無斯門則淨土莫由而入。如水行須舟。車則非所宜矣。陸行須車。舟則非所宜矣。物各有宜。豈可混乎。然淨土法門亦廣。擇其綱要。則信願行盡之矣。蓋百事之成。首基于信。佛法淵海。信更爲要。非信莫願。非願莫行。非行何證。則信之爲要可知矣。然信有多端。畧明有二。一曰信自。謂信自性與佛無殊。但爲迷妄所遮。故有凡聖迴別。果克一念回光。卽刻性天朗耀。二曰信他。謂信彌陀發有四十八種大願。願願度生。身有無量相好光明。光光照我。我苟以念佛之心。感佛照我之念。必蒙垂手提携。引生安養。心悟無生。身登不退也。正信既生。次當發願。願我卽生了脫。誓歸極樂。志不他求。專期淨土。信願雖具。猶須起行。卽口

持弘名。意想金容。身禮彌陀。心存蓮國。一志西馳。靡惑靡間。無論一日百年。直教一心不亂。若不親見彌陀。誓不中止移易。果能信願行全。決定得生淨土。設有一法不具。便莫能滿所願矣。是故信如有目。願如有足。行如進趨。三者俱備。而萬事作矣。信願行三。亦猶是耳。信而無願。則成徒信。願而無行。則成虛願。徒信詎能舉事。虛願何可致功。必須信而願。願而行。相引相助。始終不隔。如鼎三足。缺一不可。果如是。則獲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花開見佛。悟無生忍。忍矣。是則信願行三。豈非求生淨土之資糧耶。

五 念佛與各門之料簡

佛說三藏。法門無量。隨機所宜。無法不妙。胡爲妄分優劣。任意輕軒耶。曰。非敢然也。但爲機時所尙。不得已而料簡。非有所輕軒也。然而救世度人。乃我佛之本懷。觀機逗教。亦如來之妙用。苟有利于人世。又胡爲而不舉。但無礙于正法。卽亦何妨去取。與其空尙名表。毋寧遣虛存實。或可稍益今時。狂愚非所敢辭。幸識者諒愚之褊衷也。詳夫大藏繁多。綱要可撮。歷代所尙。畧可條分。曰。禪也。律也。密也。止觀也。讀誦也。淨土也。若夫禪則根宜勝利。一聞千悟。猶加宗匠。爐椎。啓蒙發奧。仍待時節。因緣。方能悟發。更須保養聖胎。歷生不惑。庶得惑盡情忘。生死乃脫。倘或根鈍境惡。險路重重。冀其有成。殊非易易。律則必明戒相。善識開遮。身心

清潔皎若冰霜。否則身外表表。心內數數。粗戒易具。細行難持。難收全美之功。易犯錯誤之失。密則三密加持。五智灌頂。儀表固繁。音韻綸雜。且今人根非昔。授受維艱。稍一不慎。魔狂隨之。險途之極。無踰此矣。止觀則各宗立名不同。修法亦異。要須一心全攝爲高。否則落空執有。或復執中。均墮偏亡之見。而非性體之全。何況魔強法弱。境惡緣虧。欲奏凱旋之功。殊非機時所契。讀誦則須智廣性敏。文理兼優。尤必氣足聲明。音韻綸貫。緣囂止絕。三業精誠。方能思入玄微。心契幽旨。兩印交含。心經不二矣。否則數墨論黃。拘文滯句。則亦結般若之緣。作將來之善因耳。若欲開發圓解。斷惑證真。吾恐其未能也。他若楞嚴之二十四種圓通。圓覺之二十五輪三昧。法華之獨一維摩之不二。莫不秉己力以修成。何非由凡而躍聖也。豈如淨土法門。既簡既易。亦穩亦速者乎。非必析教分宗。但得諦信三經。觀念兼修。次則一卷彌陀。六字弘名。亦克有成。非至簡乎。不浪談空論有。無分利鈍賢愚。但得專念彌陀。毋忘毋雜。非至易乎。有佛力以加持。非魔邪之能擾。非至穩乎。不歷三祇百劫。但求一心不亂。非至速乎。嗟嗟。居今之世。言今之事。倘此法不修。更何法堪修。設斯道不求。復何道可求乎。然則三藏立文。固可棄諸曰。非也。愚所料簡。乃就機時所宜。非開此而抑彼也。倘有大根之士。固可冲高舉遠。設業重根微。不若斯門穩速。而况境風浩浩。彫殘功德之林。熱火炎炎。燒盡

菩提之種。光陰忽忽。時不待人。生死亟亟。何可把玩也耶。能否自量其機。難易各審其力。非可得而強焉。

六 慶祝之意義與感想

彌陀聖誕。吾人何爲而慶祝乎。曰。是有其深意在焉。夫吾等流浪于生死也久矣。出沒于三塗也屢矣。良由未植佛世。莫預法會。不覩佛經。罔知正道。迷悟叵分。聖凡弗識。唯惡業是作。何佛道知求。是以輪迴諸趣。未有了期。此界他方。輪轉無已。清夜澄思。痛何可忍。今我等雖生佛後。猶爲佛子。身披法服。口誦聖言。安得不信我佛廣宣彌陀行願之誠言。十方諸佛出廣長舌。共讚彌陀功德之實語耶。既能諦信。焉不奉行。既能奉行。又烏得無慶祝哉。是則今日因彌陀聖誕而啓同堂之慶祝。因慶祝而吾有所感焉。何者。夫今世非劫運濁惡之世乎。物欲亂流之時乎。吾等居之。將隨波逐流乎。抑超然高舉乎。將行菩薩道而化轉乎。抑有待于後之人乎。斯誠不容緩解之問題也。如曰隨波逐流。固知其不可。如曰深藏遠逸。則又事非所宜。蓋既爲佛子。當行佛事。佛事非他。宏法利生者是也。除此無能報佛恩者。是則高舉而又未能也。如曰奮其力太其聲而救之乎。則彼方在迷煙四起。物欲高張。革舊維新。師心非古之時。而我以無濟于權利之閑家具。不足於物欲競爭之障礙物。從而倡導之。進行之。

甚者迎合之。付和之。而強使生其信仰。是不啻以方木而納圓鑿。復何怪其不入也。非獨無濟于權利。更從而刺激之矣。非獨無補于物欲。更從而棄絕之矣。是不待明哲者知其不可。將愚昧者亦無不識其非所宜也。雖然。夫病之不愈。醫者之不良也。物之不美。匠者之不工也。不責醫之不良。而曰病之難愈。不責匠之不工。而曰物之弗美。烏見其爲通論也。予故曰。今世之所病。非病之不足愈。而醫者之不工也。何者。蓋欲用其藥。必先識其病。苟不識其病。則必不善能用藥。苟藥之不善。則何愈病之有哉。術者救人之身病。尙須有對症之藥。況佛教乃救衆生之心病。而可不識其所病之原乎。苟不識其原。則將救之者囂囂。病之者痼痼也。若是而曰。咎在病乎。醫乎。吾之智者必曰。醫者之不良。非病咎也。然則今之病何在乎。曰。夫今之所病者。亦迷物質而樂競爭耳。迷物質。則不惜至尊之品格。降而爲徇物之傀儡。以日拓其競爭之野性。樂競爭。則忘其應遵之禮義。而驅馳於開進之疆場。以時闢其物欲之途徑。是以物欲因競爭而益勝。競爭因物欲而益張。二者交爭。無一或失。羣生攘攘。惟恐失後勢之所趨。愈激愈厲。診之所鍾。越演越烈。此世界之戰爭。生民之水火所由日迫也。然則救亦何術乎。曰。准今之症。言今之法。則亦曰淨土法門而已矣。蓋此法特重於我佛之口。見尊于歷祖之宏。無不謂救末世之良藥也。今夫劫運臨矣。濁世現矣。從而救之者。欲捨是法。

門得乎。若是則淨土何奇乎。曰。非所語于奇也。蓋能救其疾耳。苟不能救疾。雖奇何益。不聞世之治病者。專求奇藥也。佛法救世。貴在有濟。亦何間于奇不奇哉。夫修淨土有二訣焉。曰欣。曰厭。欣則希望極樂之往生。厭則冀得娑婆之脫離。今之物欲競爭。實倒用斯二者。明明娑婆衆苦。是可厭也。而世人非但不厭。又從而欣焉。明明極樂清涼。是可欣也。而世人非但不欣。又從而厭焉。欣之則愈演愈烈。而戰爭所以日盛也。厭之則莫歸莫返。而苦海所以永沉也。是皆欣厭不得其當。而苦樂所以懸殊耳。果能反而求之。審而察焉。可欣者。貫吾力而求之。則娑婆不足脫。而極樂不足生矣。可厭者。奮吾志而絕焉。則極樂不足取。而娑婆不足去矣。尙何生死之不斷。涅槃之不證。苦海之不出。彼岸之不登者哉。嗚呼。今之救世者。非不多。遑遑者。非不勤也。特未能深明此理。而詳審其事耳。故吾儕果倡淨土于今世。猶甘霖灑于大旱之年。若嘉饌賑于久饑之國。萬民有不舉手歡呼引領而望者。吾不信也。吾既悲夫今日世界險象之蒸蒸未艾。又慨救世者之不能善體我佛之本懷。繼先賢之遺烈。實從事于廣大圓滿。盡善盡美。萬類齊收。靡苦不拔之無上淨土法門。以救蒼生于水火。故因彌陀聖誕而有所感發也。尙願諸同志勗之哉。則釋迦彌陀必當交怡于常寂光中也已。

凌雲寺啓建常年念佛禮懺道場緣起

喜修

莽莽神洲。煙燄四起。蒿目時艱。不寒而慄。大地陳滄桑之變。黎民遭塗炭之災。劫運摧來。草木鳴悽切之聲。殺氣翻騰。河山染慘淡之色。災難之重。震古無聞。五濁之炎。於今爲烈。揆厥本源。必有因由。萬境所招。均由業感。因衆生之罪業無邊。故招感之惡果不一。是以欲轉惡果。必斷惡因。欲斷惡因。端賴三力。三力謂何。曰佛法自。佛德圓備。福慧無量。苟吾人專勤無間。持念佛名。精誠所感。必蒙佛蔭。此佛力也。三藏靈文。妙法難思。一句可以明心。半偈亦解脫。上宏下化。燈傳無盡。自益利人。其功非渺。此法力也。卻萬境之塵凡。斷人世之繁榮。冥心默運。獨自究參。一旦功純。忽然大朗。此自力也。一切行法。不出三力。持此三力。必能轉苦爲樂。避凶就吉。改罪業而爲福業。變惡緣而爲善緣。然而吾人身處塵凡。境緣險惡。欲仗自力。難踰登天。非仗佛法之慈力。曷解惡世之倒懸。是以往聖前賢。蒙佛法益而脫妄證真。離苦得樂者。不知凡幾矣。敝寺歷年以來。對於念佛禮懺。定爲日課。維以近數年間。規模展發。住衆既多。維持匪易。加之衲等。貧素自持。愧無托鉢之能。山門寂寞。向乏法事酬酢。爰承衆議。發起常年念佛禮懺道場。普勸有緣。預茲勝會。凡我各界善信。或自利而利人。無論延生薦拔。均可標名蓮譜。香花燈果。常年供養。齋蔬冥錠。晨星換奉。佛號聲宣。念念現極樂之界。梵

音繚繞。句句敷靈山之會。仗茲佛法之勝力。普使顯冥以俱昇。化濁世爲淨土。人人到菩提之岸。變火宅爲涼池。個個登蓮臺之座。

凌雲佛學研究社簡章

(一)定名 本社由凌雲寺剏辦故定名凌雲佛學研究社

(二)宗旨 以提倡佛學興育人材弘法利生爲宗旨

(三)地址 設于凌雲寺左邊之地藏殿

(四)經費 概由凌雲寺負擔

(五)組織 設社長一人副社長一人主講一人教授一人教員一人監學一人社務員若干人

(六)學類 正類十名副類二十名

(七)資格 比丘尼沙彌尼三皈五戒之女衆年齡在十五以上三十以下須粗通文理品格端正者爲合格

(八)課程 設佛學儒學史學國文習字修身之六科

(九)書籍

講課之書概由本社發給參考書自備

(十)修持

本社既由凌雲寺剏辦應遵凌雲常住規則修持之

(十一)考試

除寒暑假總考外每月份考一次

(十二)假期

除寒暑假外每逢聖誕朔望日概休假一日

(十三)畢業

定三年畢業合格與否均得隨各志願留社補習

(十四)附則

本簡章如有未善之處得由本社隨時修改之

凌雲佛學研究社規章

第一條

凌雲寺既系比丘尼衆之叢林而本社之剏辦人亦由該常住負全權之責則

本社與凌雲常住原系一體凡本社之規章理應與該常住參訂之

第二條

凡入本社者無論出家在家女衆須遵凌雲常住規約與本社規章行之

第三條

每日二時課誦三餐飲食須隨凌雲常住大衆行之

第四條

除上課時隨衆入講堂外一應自修起居均在該常住內

第五條

除上課時隨衆入講堂外非有常住公務須到講堂者概不得個人入堂讀誦

或作務等

第六條

凡入講堂及講師室無論本社學人及常住諸師均須着海青在二人以上者方得入講堂（教職員社務員不在此例）

第七條

上課時須靜默端坐不得有失容儀

第八條

復講時須應聲復講不得默然不應

第九條

除應講經書外不得攜其他書物入堂

第十條

上課時入堂須在講師之先出堂須在講師之後

第十一條

講師上下講堂須端身起立

第十二條

講堂各物須細心愛護尤須潔淨自愛

第十三條

上課時聞鈴聲須集齊次第進堂

第十四條

凡入本社須受社長講師之教訓如故意違教者輕則記過重則出社

第十五條

凡不遵凌雲常住與本社之規章因而品格不端亂衆鬧爭者出社

第十六條

本規章畧訂數則其詳細規則當依凌雲常住共住規約行之（共住規約茲不並列）

▲印書芳名▼

智修 喜修 偉修 佛超 天眞 覺性 證文 昌證 無名氏 編者

拾元 拾元 拾元 拾元 拾元 拾元 拾元 拾元 拾元 拾元

佛歷二千九百六十五年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 出版

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刊

總發行所

香港新界錦田
觀音山凌雲寺

出版

凌雲佛學研究社

社長

智修

編輯

鎮庵

代印

飛鸞印務館

九龍太子道四八零號 電話：五〇二三五